



10505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卷五

頌一首

賦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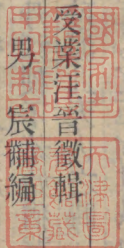
北征頌

臣稽古堯典之贊帝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舜典之贊舜曰七旬有苗格自古迄今兼之者難矣 皇上御極今三十有五年天覆地涵六合一家海宇甯謐歲書大有計正朔之所加聲教之所暨西靜流沙東偃蟠木南界朱垠北連幽谷唐哉皇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以是戴白之叟垂髫之童優游

讀書臺雀窠箋

浙江書局刊

至化皞皞熙熙誰有自棄於生成惟是厄魯特噶爾丹者喇嘛奴子豺狼成性假佛言以惑眾託鬼道以撼人蔑棄本根傷殘骨肉自恃險遠蠶食鄰封吞弱并寡者匪朝伊夕志驕意盈者二十餘載矣於是怨氣塞天款關叩塞者日至願乞 皇上一旅之師以殄之而 帝德如天 詔諭再四欲其竝生竝育於日月照臨之下猶自昏迷若罔聞知則亦弗畏 天降威命 帝乃震怒於是進羣臣而告曰惟 皇天眷佑我國家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眾罔敢有越厥志 朕猶夙夜祇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恐一夫不獲以忝 祖宗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蠢茲噶爾丹頑梗不恭始猶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迺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尙其戮力



爾予一人以成厥勳羣臣用咸進於上曰小醜陸梁何代無
之臨雍命將猶捲秋籜而踐春冰也其敢煩六龍之遠駕
爲帝曰吁封豕長蛇長此安窮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
則王者恥之且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予其親帥六師恭
行天罰敢用吉玉宣璧昭告於上天神后宗廟陵寢暨
名山大川之神時文武臣工咸待命旌門之次天子曰谷
爾費揚古嘉乃丕績紀於太常命爾爲撫遠大將軍西路諸
兵汝其統之爾甯夏將軍舒書爾西安將軍博濟夙嫺智略爲
國爪牙其佐而翼之咨爾孫思克勇冠三軍深入敢戰汝副費
揚古以往殲厥渠魁使無滋蔓以爲屬國憂咨爾奉天將軍綽
克圖爾黑龍江將軍薩布蘇爾甯古塔將軍佟寶世篤忠貞各
有成績東路諸兵一以委之爾等尙一乃心力功懋懋哉時維

讀臺全集卷第五

二

浙江書局刊

卷五

仲春日在丙辰和風應律積雪初融人懷急公之心眾識從王
之義輓輸連軫於道途旗旌錯雜於山谷民之望師如望歲焉
師之所過如時雨焉一時外藩君長率其部曲以朝於行在
者先後絡繹不絕於道觀軍容之盛被宴賜之恩莫不稽顙
再拜而雨雪之陰化爲陽和其瑞一野草先萌牧養蕃息其瑞
二掘地及泉泉甘而冽人馬資之既佶且閑其瑞三際此三瑞
懷德畏威咸以今日得睹聖天子之輿衛爲幸且見皇上
師行則頻惜馬力間釋轡步行其頌一師止則周視營壘法令
嚴明其頌二而又日御一餐與士卒共甘苦其頌三時給衣
甲殿馬以壯折衝其頌四時資牲畜以饗將士其頌五或撤
御饌令會食以示優勞其頌六諸部王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
恩禮哀加錫予尤渥其頌七至於龍韜豹略秉自帝謨鳥

翼蛇行都依 上法料敵制勝之奇進退疾徐之方悉聽 命
焉其頌入又戒之以戮降申之以輕敵 諭之以赦過宥罪其
頌九若夫敬 天勤民頻祀山川風雨之神以迓天和遂有泉
湧草茁雨霽之應其頌十以此三瑞兼茲十頌殆 天生聖哲
爲億兆生民之主旒麾所向悉臣悉庭者非耶更兼堯舜之德
繼二典之光所謂文武神聖者非耶五月丙辰朔我師遂抵拖
林而賊未知猶在黑盧倫河也於是兼程倍道而進彼自謂窮
荒之地 王師所不至況 九重至尊遠臨朔漠尤所不之信
孰知百萬之師竟從天而降也於是孛家遠遁將自竄於巴顏
烏喇之地以息游魂越三日戊午西路兩軍於昭木多直過其
前出其不意全軍皆覆爾乃棄其妻子老弱器械牛羊倉卒散
去我師追奔逐北歡聲若雷而醜已救死扶傷之不暇矣 上

讀臺全集卷第五

三

浙江書局刊

命馬思哈由巴嶺烏蘭亟追之務盡根株 特授爲平北大將
軍凱旋是役也不費民財不勞 內帑計程三千里歷時八十
日陣斬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皆由 皇上智勇天錫 廟算
先有成謀故諸臣效力一戰而功成也自此沙漠塵清邊方孔
固信爲史冊之所稀載詩書之所未聞雖黃帝之破涿鹿高宗
之伐鬼方詎能比其功烈哉 職司銓衡未能躬歷行間聞鑿
歌而色動覩露布以神飛敬撰北征頌以 獻擬附於白狼朱
鷺之後其辭曰 天眷有德實爲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
御極之初三方僭亂以次征討咸資 廟算自茲而往大定
永清禮樂教化天下文明惟鳴爾丹昏迷不恭恃厥險遠侵我
附庸 聖諭煌煌同歸於好奈爾陸梁自干 天討下 詔親
征誓師選將匪曰勤遠欲安邊壤爰 敕有司各供乃事時維

仲春待於郊次辰醜之罪告於 皇天禡牙駮路驅暴除殘
鸞軒爰邁虎旅式從滂滂雨雪化爲和風 上憫征人廢餐減
膳出御旌門時加獎勸外藩之長率屬來迎 黃鉞白旄 天
子之尊勞以金錢給以幣帛遠人歌舞咸頌 聖德烝徒濟濟
旂旆央央百靈默贊草細泉香蠢爾潛逃逃於烏喇自幸遙遙
根株不掇仲夏之朔師抵拖林厲兵秣馬分路前擒狼奔鼠竄
將匿西隅忽遇二帥直搗其虛棄爾妻孥舍爾畜牧轉徙流亡
終歸顯戮於惟 皇心寬仁愷悌凡厥脅從皆吾赤子特宣
教旨勿染戈矛給之衣食以息以遊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
策盡屈禩代式之惟 皇惻隱降則釋之春風翔洽疇能域之
惟 皇明斷先機立決洞見萬里一髮不隔惟 皇智勇宅靈
孕奇仁育義正神運天施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
肆孽前此之戰以誅逆臣今此之戰以安遠人前此之師遙遵
方略今此之師親授 籌畫荒陲臣服我 皇之恩中夏康
乂我 皇之仁對越 郊壇昭告 宗廟大小臣鄰論功以報
恩綸誥布肆赦蠲征普天率土歌詠昇平遐邇順軌神功懋
烈炳耀鏗錫與天無極與天無極播於樂篇兆民攸賴 天子
萬年

讀臺金卷第五

四

浙江書局刊

813

八表蕩平賦 有序

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炳耀恢宏覆幬無際上同
乎天無一物不受其生成無一隅能外其函蓋有日月以照臨
之雨露以滋養之卽不能無風霆以震盪之雪霜以摧折之總
之皆所以生之育之也若喀爾喀厄魯特昔皆稱臣入貢之國
有喀爾丹者賦性兇狠狡詐不測構釁比鄰敢啟兵端曾破西

北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牙爾勒哈西哈爾賽爾門
土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千二百餘城肆行無忌者
二十餘載未可以尋常小醜目之也是以喀爾喀非其所敵以
七旂數十萬眾一歲之內喪亡略盡其餘款塞來歸 皇上如
天之仁無不納之理 允其內附然噶爾丹必借此搆難早在
睿慮中矣厥後果假索取爲名遂犯我邊疆直抵烏蘭布通
之地距 京師者七百里其時我師悉力擊之賊大敗脫逃乞
哀矢誓乃免追勦得還至科卜多者數千人耳勢雖大創 皇
上顧獨前慮先畫必且稱兵報怨六七年間每屢 聖懷用是
練軍儲糗未事先防賊果背 國恩潛入巴顏烏喇煽誘附近
諸部落復行狂逞於是 睿謨乾斷特申天討兵分三路禡旂
祭輶 上親統中路大兵聲罪徂征遠踰瀚海直抵黑魯倫河

讀臺全集卷第五

五

浙江書局刊

土喇地方

指示方略噶爾丹聞風破膽棄其子女廬舍中宵

遁走

上預定神謀伏兵要路果遇堵截勦殺潰散此真 聖

算萬全一鼓而覆其巢再鼓而奪其魄陣戮其妻孥殲其部

曲盡收其輜重賊狼奔竄匿雖生猶死其殄滅實在此舉矣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而此賊狡黠昏迷令其黨丹濟喇覬

覷餘糧復爲我師擊遁 聖駕於丙子冬復親臨邊外渡河至

鄂爾多斯之地經畫調遣賊之黨與輸誠歸命者不絕於道悉

加撫恤而恩養之今年春 上駕復出西踰甯夏駐蹕於狼居

胥山分布禁旅震揚 天威其子檻車就縛瑚瑚瑯兒輩又率

眾來降丹濟喇及阿喇布灘皆遣人嚮順賊自料途窮擒獲必

誅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殺丹濟喇收其孥挾其骸引眾

來歸西北窟遂已埽平塞外蒙古咸稽顙悅服從此邊徼永清

述適借樂極於萬世 神功駿烈亙古未有皆由 皇上三臨
邊塞決策如神躬擐甲胄備極焦勞冒暑衝寒久歷煩苦惟以
甯民爲心安邊爲念是以昭格 天心感通 列祖無水而靈
泉湧不毛而庶草生故成功若斯之隆也仰惟 皇上御極以
來愛養斯民不惜千百萬之正帑發振蠲徵勵精圖治勤勞宵
旰用殫厥心前者征滅反叛之察哈兒平定叛逆之三藩收克
濱海之臺灣臣服從未通中國之倭羅斯及喀爾喀三君長率
數十萬之眾來歸今又掃除邊寇 功德巍巍振旅而還蕃部
諸長大小臣工士農工賈軍民老幼無不歡呼載道焚香來迎
途歌巷舞聲若雷動此雖黃帝之於涿鹿虞舜之於三苗高宗
之於鬼方周宣之於玁狁尙不足以擬萬一若漢高之於冒
頓武帝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突厥宋神宗之於元昊風斯下

讀臺全集卷五

六

浙江書局刊

矣大功告成禮臣詳稽載籍請行慶典 天地 祖宗祭告之
禮 太皇太后徽號之加 詔赦之頒并 命史館編輯平定
北寇方略皆次第舉行之矣至於王公以下耆民以上恭上
皇上尊號請之再四未蒙 俞允此蓋 皇上盛德謙沖聖不
自聖之盛心而四海臣民內藩外藩尙多惓惓願望之私意臣
有切於中旣不能橫戈躍馬以效行間僅就見聞所及敢敘始
末敬撰 皇上聖德神功蕩平八表賦一篇冀摭愚悃以示來
茲以備太史之采擇云恭 獻賦曰

伊穹昊之空窿處崇高而最尊旣沖穆而罔象且泯溲而無垠
炳赤燁以成象揭烏陽之精靈滌皓魄於重淵麗兩曜於蒼昊
蓋乘乾而獨運亙終古而常新古先帝世覽八紘之鴻緒觀羣
彙之紛紜下料物土析於地理上圖景宿辨乎天文萬國錯跂

九土星分歷皇皇而帝帝兮神聖肇乎盤古薄四漸而達四荒
兮乃眾建君長以爲之主內有百揆四岳兮外有州牧侯伯別
九式九貢之與九府惟唐虞之與三代咸戴天王而述職猶萬
水之朝東海眾星之拱北極熙然太和是謂混一然禹迹雖廣
而百粵未通周雖服大而八閩未入厥後道衰亂從而出歧爲
十二兼爲七六秦不堪數隋不足述三國偏安兩晉沈陸若漢
若唐若宋或侵於匈奴或裂於藩服南北攸分天心莫卜 太
祖龍興 太宗嗣續 世祖握乾符馭坤軸蕩寇賊而亨屯合
朔南東西而臣僕化洽殊方仁敷萬族我 皇上受錄膺圖正
位居尊體元立制誕育羣生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際幽崖南
耀朱輪登八極於安州躋九有於泰甯按六經而較德眇近昔
而莫倫仁聖之事旣該帝王之道備矣獨 念三逆尾大狡謀

讀書齋叢書

七

浙江書局刊

素蓄不軌方思所以制其兇而善其籌乃因尙可喜之請遂

允其釋兵柄而歸海州吳三桂果於康熙癸丑背 恩倡亂叛

於滇陬 上曰撤固反不撤亦反朕計之深矣於是聲罪致討

遣發貔貅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前鋒統領碩岱都統鄂鼐馳

赴荆州襄陽提督桑格往守常德沅湘都統巴爾布朱滿進據

長沙岳州以遏其東攘將軍瓦爾喀赫業赴蜀以爲之西防其

計甚豫而備且極其周詳乃賊果跨蜀道犯秦隴踰沅常再

命貝勒尙善取岳州安親王岳樂取長沙復 遣大臣集水師

造戰航 授策於貝勒察厄令據洞庭而連漢江絕其運道斷

其糗糧三桂知勢不能支憂惶怖死乘機進勦盡奔逃而喪亾

湖南旣平 命大將軍圖海等克取漢興并收巴西漢昌隨越

大將軍賴塔軍由粵西大將軍章泰軍渡盤江將軍紀哈里總

督趙良棟等軍由劔南會諸將直薄昆池而定黔方世璠授首
六詔永康耿精忠乘滇之亂竊踞披猖浙東江右咸被其殃乃
命康親王傑淑奉辭薄伐總領戎行分兵斷賊大溪灘餉道
巖關不守精忠旋束身乞降已蒙 聖恩曲宥乃潛通海寇謀
據閩疆爲部人所發 徵詣京師礫之都市海波因以不揚尙
之信負 恩千紀脅父逞狂 上命將軍莽吉圖兵臨詔郡喇
哈達兵赴潮陽之信惶懼無措始疏達 天間夫何狼子野心
怙終喜亂復事鴟張兩軍抵粵拘繫之信以逆謀伏誅嶺以南
再得覲光凡此翦除三逆無一不本於 皇猷卽其餘叛寇如
孫延齡王屏藩王輔臣劉進忠馬承蔭楊來嘉之徒次第殄平
均資 聖謀察哈兒一鼓而征滅之臺灣廈門再鼓而收克之
倭羅斯從未通中國望風而歸順之喀爾喀之三君長率眾來
投皆給以資糧而豢養之總由 皇上睿思淵廣至仁無私
端拱穆清聖策風行之所致昔帝昔王之所希也至若噶爾丹
橫行西北攻取降服者千二百城此習於戰鬪之國又非吳三
桂等之所同稱乃侵擾邊塞大肆憑陵此非坐謀資略可以拯
救塗炭塞外獲甯 上乃決策親統六師剋日遊征於是發鯨
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蘇鸞玲瓏遙望龍盾虎旗
兮照耀日星山靈護野兮屬御方神雨師汎灑兮風伯清塵千
陳雷起兮萬騎雲騰飄颻震盪 御駕儼臨駐蹕於赫魯倫土
喇之地噶爾丹大敗逃竄厄魯特悉皆蕩平自出師以訖振旅
屈指僅逾九旬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賊乃昏迷苟延偷
生且覬我餘糧令丹濟喇妄鼠竊而狼吞 聖駕於丙子之冬
復親行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調遣經營窮狡兔之窟聯指臂

之形雖賊之黨與望風歸命而輸誠而噶爾丹仍持二心也

上駕復出西踰甯夏駐狼胥之山會丁丑之春 天威遠播遐

邇震驚前者陣戮其妻茲者檻俘其子賊自料途窮巢覆家傾

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殺卒正天刑無內無外稽顙悅服

從此大定永享昇平總由 皇上三臨邊塞決策如神冒暑衝

寒久歷煩苦躬擐甲冑備極艱辛惟以安邊爲念除暴爲心是

以 天心昭格 列祖鑿馨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

而庶草蕃生飭禁旅兮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下發

闢若雷霆繼 聖澤旁流霈如甘雨元惡旣殲不問其餘是以

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 爰命頌

師風翻雨伏千官景從容盛威肅鼓吹颯沓節以金鑼鐵騎萬

匹旁陣羽燄焱炎揚光馳駿吐燭生風野欲山歎日月爲

讀書臺全集卷第五

九

浙江書局刊

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顛望瞻企 大顏得覲王公卿士四民

億姓歌舞懼呼焚香伏迎 鑾輿至止旋詣 慈宮問安視籓

愉色婉容於是親王以下兆民以上儼然垂紳肅裳旅進而稱

曰 陛下功冠遠古化侔儀極恭承 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

蒸蒸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資於軌則

善文王之卑服取大禹之菲食宮室臺觀無磐刻之華與馬器

用無珠玉之飾蠲徵沛振罔惜千萬之金錢畢慮殫心但見敏

皇以圖治雖已治而已安尙不忘於怵惕一中之統克紹晰精

一而辨危微六經之蘊披宣詮詩禮而闡書易馳驟夫仁義之

途研究乎治安之誼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事興民之利

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病瘁 錫予慎而功無所遺刑

罰清而姦無從至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如蟻獻酬交

錯組豆咸備下舞上歌詠仁蹈義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不
薦於郊壇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不紀於撰記 功德巍巍
前古莫比今又繼茲渠魁萬方從又惟 皇神武能屈羣策洞
見萬里同於掌示惟其明斷機先所以德懷威畏如此豐功偉
烈傳之萬世奕奕乎不可尙矣誠宜舉行 慶典加 徽號上

尊稱以大慰乎天下臣民恭擬

神聖文武大德廣運之號

庶幾昭鴻猷之不世丕續之無倫 皇帝乃穆然遠思謙讓而
未遑曰朕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先宮
壺肅穆惠澤廣延所寶惟穀所貴惟賢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
不加多而大小廉苛役除而農不妨於耘耨須求省而物不屈
於有年道塗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瀉而歸額戶知禮
義之防臣庶喜起之篇陽和布於九域水旱均於數天所重在

讀書全集卷第五

十

浙江書局刊

此而不在彼務其大而不務其偏今者邊寇雖弭而吏治未底
於澄清民生未登於熙恬將士之勞苦未皆休息閭閻之風俗
未見醞還災傷屢見愛養宜先朕方勤求治理稱何有焉涓吉
於清秋良旦率在廷諸臣上加 皇太后之徽稱大禮既成率
士同欣先五日之瑞辰太乙細縵會朝清明設以庭燎地烘天
熏朱干羽威玉輅金根司儀敘進千官鵷行 皇帝御龍袞之
法服佩蒼璧之純精握寶麻導朱紘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
典禮之官贊 皇就位南面穆穆鐘簋止鳴 頌詔赦下膏澤

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

國開倉廩以濟窮黎放牛馬而歸山澤中外竭歡喜氣聞塞揚
金雞於太清炫晨光於正色慶欣之餘不踰晨而霽四域仰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勳華盛德光昭天壤每秉冲自下遜美推

獎上下之休嘉臣人之歌詠歸於 聖躬則固辭頌於 宗廟
則加廣猗與休哉紹基揚烈光大前徽銅龍省覲眞愛夔夔宮
庭之孝也光溢海外美不勝書允恭克讓若無若虛堯舜之謙
也洞躋燭微幽遐必照几席千里前知先覺日月之明也決機
發策羣議莫撓剛健中正寶鏘霜刀體乾之斷也開誠布信賞
罰無私春溫秋肅運於四時蒼顛之公也鏡往察來綜畫有素
取懷而予如逢其故淵涵之豫也臣生長滇荒自甲申十齡而
遭土酋之變越數載旋遭流寇自蜀竄滇盤踞蹂躪十有四載
之亂己亥 王師蕩平始出湯火而快登岸見天日者十有五
載迨癸丑而吳逆叛母子各天望南零涕至康熙辛酉勦平乃
再出乎塗炭迎母至 京奉養者今十五載食 君之祿承
天之眷迄今八表雍熙永絕邊患 皇風皞皞萬年清晏母近

壽臺全集卷五

七

浙江書局刊

百齡臣年七十老眼何幸猶得親見因括無外之宏規述同天
之巍煥再拜稽首颺言而歡抃入表者由京而東朝陽安定會
昌津門順州三河東安永清瀛州滄海達於文登蓬萊棲霞泗
水任城此鄒魯孔孟之邦也淮泗平江太倉崇明會稽於越東
甌赤堇天台雁宕仙居七閩鐔州溫麻興泉漳汀其濱海者也
海以外則大小琉球日本朝鮮巴赤巴石扶餘十盤新羅百濟
跋檀細蘭或稱君子之國或居林木之顛或遣子入學或航海
梯山頽丹紫貝駭雞木難玻璃珊瑚入貢朝天嬉嬉而遊載歌
而還此東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西方城獨鹿紫荊太行王
屋潞子河東定襄華陰臨潼渭南咸陽蕭關北地安塞平涼鎮
番古浪大散兩當此關中百二之雄也金城不窟積石西羌賀
蘭河套武威龍漚酒泉張掖月氏燉煌此西塞也塞以外則哈

喇哈密義渠龜茲大秦大食林邑馬耆亦力把力崑崙層斯或
貢金花之錦或裹白氎之布銅錯之銀瓊瑤之阜旣牽狡狴又
持火樹西洋幻術西天印度款關而來互市而去此西表雍熙
之大觀也由京而南盧溝易水上谷漁陽天雄鉅鹿淳沱靈昌
朝歌邲鄆伊闕閩鄉成皋澠池伏牛大梁此嵩陽居天地之中
也春陵穀國荆豫襄陽鄂渚夏口衡嶽湖湘鬱林象郡蒼梧潯
江岑溪銅柱六詔都康其南服也服以外交趾羸陞九真日南
大羅勾漏百花蒲蠻諒山諒江宣化秦原或產華澄之茄或挺
吉貝之異猩猩狒狒白鹿白雉孔雀羣翔犀象競至金沙銀鑠
縹碧素瓊歡作馬舞喜爲猿戲此南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
北幽都黍谷灤川昌平泉州灤水滹陽析津臨胸懷柔軍都龍
門居庸古北喜峰石城此肩臂之形左右之衝也黃崖黑峪達

讀書臺全集卷五

三

浙江書局刊

卷之五

於雞鳴薊邱銅馬隆慶北平懷安保安平谷望雲上都八達嬀
州徧蒼近乎西矣其在於北阿霸哈納克石克騰阿羅素兮烏
朱穆秦阿祿科爾沁兮爰及巴林翁牛特兮東連索倫獸有角
端之異走有麒麟之殊土豹野馬駝峰龍駒獐旄貊羣馱駝駟
駘調酥酪而爲飲盡沙漠以爲居作我外藩北枕燕都此北表
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南蒲台固節涿郡桑乾慶雲舒海魯陽
中山利津平原青齊淄川瑯琊海岱此泰山爲東嶽之雄而達
於淮南也廣陵秣陵洪州靖安匡廬彭澤潯陽餘干百越五嶺
羊城東官珠崖儋耳合浦大廉由是而之焉占城西兮鄰眞臘
扶南東兮連天方蒲甘伽羅兮結賓之郎沙華佛齊兮達乎越
裳或乘象馬而來或裹瑋瑁而航碧琳玫瑰瑁玉旁唐朝霞火
珠那羅斛香白藤貝葉犀牛獐羊雕題卉服來享來王此東南

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北孤竹昌黎營州薊城盧龍寶坻玉田樂亭山海開原鐵嶺蓋平遼陽瀋陽建州廣甯長白鴨綠遼干黑真此我國家興王之地也阮里古里依木朵林由是而之馬土默特兮瓜爾查達古里兮庫爾哈郭爾羅斯兮費雅喀杜爾伯特兮查哈拉或產楷矢石弩或貢赤玉眞珠或繫海豹而來或囊鯨睛以俱海青海象鴉鶻俱殊沈牛麋塵赤首圖題阿羅斯外方物載途此東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南金臺大房井陘武安常山趙城邢州邯鄲紫荆滏水西河秦關漢中棧道古稱叢蠶此梁州之域天府之國也巴西閬內峨岷劔南夾江犍爲臨邛銅官牂牁瀾滄葉榆鶴川金沙金齒黑水犍蠻由是而之焉老撾緬甸兮土魯烏思蔥嶺阿耨兮析支水西木蘭皮兮吉慈尼渤泥撒馬兮胡廬彌斯或以花蘂作布或以金碧飾

讀臺全集卷第五

三

浙江書局刊

居野有獨峰之駢貢來拳毛之獅葡萄玉璞名馬奔馳來朝上國和樂且嬉此西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北懷來大同宣府朔州馬邑代郡岢嵐靈邱雲中飛孤黃花白牛居延玉華灑水豐溝恆山作鎮采牙金彪此北嶽之雄也榆林臨洮五原沙陬天都靈武月支青洲赫連勃都羌戎金兜由是而之焉蒙古內附兮吳喇忒喀爾喀兮厄魯特賽爾門兮牙爾勒土魯番兮鄂爾多斯之連哈密產大宛之天馬來西塞之渥洼玠幽文麟駁舉赤瑕靈猊韓盧江珠樸華稽頹負極於流沙此西北雍熙之大觀也是蓋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弗臻夏后九伐越天地之紀穆王入駿荒帝王之則文景守成武皇多失憑百萬之精銳倚雄圖之磔裂屠蒲稍而互大漠指貳師而收汗血金通月氏爰及疎勒何若今之曠時月而涉萬里光彤庭

而畢羅列方內大甯黎民滋殖垂髻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天德此殊俗所以忻饗靈物所以來格 皇上觀萬方之歡娛快沐浴於膏澤猶懼侈心之或萌乃申舊章傳 天語命有司班憲度內飭部院大臣外責直省督撫治本於中爰及文武大者法斯小者廉苟督撫之貪汚斯其屬不得守其清民乃因而困苦崇節儉示太素抑工商之末業重農桑之本務沈珠於水抵璧於淵惟嗜慾之源塞自廉恥之道先雖休休休兆民賴焉契七月之精蘊領無逸之真詮振天明而育德躬豐服於明禮將見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若時百穀暢茂休氣滿盈殊祥輻湊甘露霑深於林藪醴泉觶沸於坎竇華莖羅植於階肥本草叢生於庭雷鳳凰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

讀書全集卷第五

古

浙江書局刊

在宥景爍休徵交泰天地兩曜合璧見祥瑞之同符五星連珠昭文明之畢致 上有美弗居不令載誌但見至治刑於萬國休風洽於普天宏無疆之厥服徵壽考於萬年 臣乃更端而作頌曰 睿哲天亶誕膺 帝命剛健文明齊莊中正生知安行我 皇之聖至誠前知大化默成冥符密契藏用顯仁聖不可知我 皇之神於昭於天雲漢成雯匪同下智強記博聞緯地經天我 皇之文神武不殺兩階干羽或中天討沃若霖雨恩威兼濟我 皇之武莫高匪天地俯其下覆冒無邊悉歸元化如堯則天我 皇之大資始資生靜翕動闡欽明文思溫恭允塞皇極無偏我 皇之德華嶽河海上霄下壤尋文奚測窮於俯仰巍巍蕩蕩我 皇之廣乾行不息惟健乃迅日月照臨寒暑絪縕神動天施我 皇之運

太和殿賦

太和殿者 今上統一海內君臨萬邦之正位也 國家長治久安重熙累盛去侈麗於樓閣崇質素於 陛廷仁好生而必遂德無施而不應制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鐔鉦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懷柔萬姓惟 聖作而物覩實大觀以凝命旣體天而作則復順時以宜令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性俯察而參稽古之宏規仰觀而敷長世之善政庶事允康天秩各正鳩經始之黎民乘農功之告竟赫赫 明堂居國之陽巍峨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渙 一人之大號所以朝萬國之諸侯玉洞八闔以立三極闢九闔而撫八荒散春光於玉戶擁佳氣於天閭處昇平之 景運持兢業之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之業之所由昌也顧 臣庸腐叨佐銓衡荷 天地之

讀臺龕卷第五

五

浙江書局刊

疇載欣 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甯測海而知深徒望雲以濡澤幸就日而傾心漸鶴皋而敢翰望天路以揚音欽 堯禹之儉德協下土之歡心 鴻恩普被感激長吟謹撰賦一篇歌詠 聖天子之冲懷於以昭示天下後世亦猶詩人新宮之頌云爾其辭曰

王者繼天立極則有體國經野之事焉宅中時又則有辨方正位之制焉瞻營室以鳩工立土圭而測景左宗廟而右社稷先朝廷而後宮壺振古及今未之或紊也虞都蒲坂夏遷安邑周以鎬興漢憑關立唐本秦封宋沿姬業荷天命之昭垂賴地靈之翕集於以開基而紹百王端委而制六合其所由來者匪一葉矣惟我 大清卜都幽冀非襲元明之舊也爲其上應北辰而據天下之形勢也幅員處上谷廣陽之勝分野當天津析木

之交關塞有金湯之固舟車通水陸之饒此 王畿之四達較前代而殷遙也若夫版圖之錯則更有異西擁大行東環滄海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太華泰岱雙標象魏之形恆嶽長白遙聯拱衛之勢黃河如帶嵩陽卽礪舉夫齊秦晉豫之富雄川湖滇黔之餘邃建康之繁華武林之佳麗以至九江八閩兩粵之崩男溶滬自 京師視之猶扼其吭而拊其背不出 廟堂而天下自治也洪惟 世祖入關定鼎宅此神皋易服色正名號肅綱紀定百寮羣臣因舊之旣燬乃以營建爲請 先帝曰吁瘡痍未起兵甲未銷弗忍勞也越三載始鼎造焉及我 皇上御宇膺圖兼三參兩厯服惟新河山加廣薄賦輕徭刑清政朗天下之民如沐膏雨而飲沆露於仙掌縱樹中天之華闕闐冠山之崇基像龍蟠而虎踞擬鳳翥而翬飛猶未能抒億兆之同願

讀書臺卷第五

六

浙江書局刊

報 熙皞之鴻施乃 皇上念瓊室之非安鑿瑤臺之失策繪幽風書無逸深體夫稼穡之艱難而無所事於擬議殆不以奢侈輪奐爲榮而以息事甯民爲意者也迨夫己未時次冬行雖祝融之妄作實 天意之更新自昔握乾符闢坤珍總八方而爲之極巍巍煥煥宏茂育於羣生今萬國之衣冠和會 九重之閭闔式臨 禁鐘動庭燎明雜人戒旦虎衛雜陳觀旌旗之柳拂看劔佩之花迎不早建 正朝何以慰 昊天而答蒼生乎特以 國家翦除三孽誕定封疆欲與民而休息登斯世於平康將奉 寶位之尊崇伫神仙於景光 天子爲之謙讓而未遑也若其候尉駢聯烽煙永息車書達乎遐陬疆索安於磐石萬里比鄰四夷重譯野有九穗之禾田多再熟之麥固圉則異鵠來朝泮水則祥鸞遠格偃組練而敷政教放牛馬而逸黎

赤神明憑依典禮宜協以時考之天之一紀已逾矣然後因民之情乘時之旺歲在乙亥首 敕司空俾徵大匠度基址之廣袤審陰陽之背向起 宸居而定城平爰有事乎建創 皇上舉然有懷穆然以思曰峻宇雕牆者哲后之所戒也干門萬戶者仁主之所鄙也與其裁玉璵以爲楹煥金碧以爲瑤曷若渾堅之可憩與其刻木蘭以爲榱飾文杏以爲梁曷若樸素之可貴與其雉翟高竊於藻井虹霓迴帶於琴楣曷若用彼椅桐梓漆之爲利而且犒以金錢錫民澤也逸以更番用民隙也寬以程期節民力也休以風雨息民役也於是乎勿亟于來成之日若夫嵯峨巖嶽峩嶩巖嶷龍從豐麗博敞邈希世而特出羗瓌譎而鴻盪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恂恍此以言乎其崔嵬也臣弗敢侈也連拳偃蹇崱嶮踈麗靈霄覆雲幽靄通霽

讀書全集卷第五

七

浙江書局刊

七文川

屹睽曠以勿罔屑鷹翳以懿凟神悚悚而驚斯心思惻而發悸此以言乎其軒豁也臣弗敢襲也雲袞藻稅龍柄棘楮禽飛獸走霞態山姿奔虎攫拏以梁倚佗奮豐而軒髻虬龍騰驤以虬螭頷動盪而躩踞此以言乎其雕鏤也臣弗敢陳也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燦以琅玕列髹彤之繡柄垂琬琰之文璫楫檣繁飾而累巧輝灼明月之流光此以言乎其繪飾也臣弗敢蹈也臣所頌者精一之 皇心痼瘼之厚德念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陶唐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是以遲之又久距始燬者一十八年裁之又裁新鼎建者止及一殿投珠抵璧撤懸減膳懼侈心之或萌恐澆俗之未變乃延直史存乾惕正八音稽六籍以爲深居內視非所以宏治化將以發號施令務貴乎省力役尤慮一物之乖所望 五位而斯隔故坐衢室以通情登

絕章而側席命道人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求大塊之至道示
赫胥之太素樂俗安居者幡幡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而含
哺撫薰風歌湛露巍巍乎法乾坤之正位蕩蕩乎作皇王之軌
度遠而觀之猶天之有微垣也近而察之猶地之有土中也從
容而推測之猶星辰之有斗極也唐哉皇哉謂非超七十二代
之君以揚休垂光者哉爰命羲和蠲吉以御擊蒲牢之鐘
伐靈鼉之鼓爵首宗藩班聯文武仙仗分列於兩階羽林
環繞乎四廡當其三宵衣待曙暘谷未開鉤陳匝乎營衛天漢
漸以昭回燿火周起神光燭台及乎合樂作爐煙飛法駕啟
貂蟬隨踐太微之魏座敞閭闔之黃扉瞻天顏而欽穆穆
臨紫殿而受純禧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周知環海之疾苦
命九官定九賦頒九式將繼賡歌於皋夔一拜一起嶽立而復

讀書卷之五

文

浙江書局刊

墮舞之蹈之雷屯而且恢俄而翠華轉玉輦迴恩覃率
土化溢九垓合蠻貊以畢至盡梯航以偕來其仍顏以太和而
不輕易者何也夫山川和而興雲雨陰陽和而生萬物易曰保
合太和自非大君有生成之德能如是之細細縝縝窮無窮
而極無極乎且皇上御極於今三十有六載百官和於朝
萬民和於野日月霜露和於上草木昆蟲和於下太和之氣徧
滿於兩閒故百穀順成而風俗歸於大雅敷皇極以敦化協
神道而太甯九族咸序百姓昭明南綏荒服北殄不庭臺灣早
靖乎鯨窟秦關立起夫饑民屢蠲直省之賦額近豁邊塞之
輸征流惠澤於瀛表噓仁風於巖垆踰九譯而浹會窮八際以
飄舲混二儀以稱大參兩曜之齊明信皇躬之致感實萬國
之同欣將見白環挺於虞世鳴鳳翔於岐陽龜書出於河源蒼

龍覲於陂塘醴泉湧於池囿靈芝產於三園總神靈之貺祐惟
曰欲至於萬年皆大和之所致也若昔之名殿者可得而記焉
景福延休表其懿也而玉堂銅柱則過於麗矣麒麟鳩鵲昭其
瑞也而芙蓉鴛鴦則鄰於細矣宣政延英明其事也而百子九
龍則近於贅矣嘉德徽音彰其志也而號蕭名韓則幾於昵矣
何如義易之辭爲得體元之理其旨遠其義精其道備哉故仍
之而不易雖傳之萬世可也況夫旰食宵衣者聖王之所以應
運也早朝晏罷者治世之所以勤政也我 皇上事有萬幾
殿以時御舉措協宜起居有注率公卿以祈穀命義仲以寅賓
木政行矣慶及臣民天下於是乎知有春雩山川以稽田蔣茶
蓼以焚野火政修矣惠及鰥寡天下於是乎知有夏養高年以
羞耆飭武備以干掇金政治而天下於是乎知有秋謹蓋藏以
足國時休養以勞農水政釐而天下於是乎知有冬其前則象
闕之所憑也輝輝乎若五鳳之齊騰其後則 乾清之所託也
離離乎若兩儀之交錯其次則 中和之所建也煌煌乎若鸞
鳳之承華而起煥其三則 保和之所依也靄靄乎若鑾輅之
環衛而遄飛由是 一朝覲則瞻雲就日共炙 龍光鳴千官之
環佩萃九域之冠裳設施則興利祛弊咸藉 謨謀參芻蕘之
末議酌古今之鴻猷以 策問天下之士則披騏驥於渥洼網
珊瑚於海澨得人之所以異也以 召見天下之賢則奔謁不
以駕馬函鼎不以烹鮮羣材之所以官也詰戎兵則武備修而
兵制明 頒詔赦則木鳳銜而金雞下時而議禮則酌雅稟經
與天下昭其紀時而恤刑則宥過釋罪與天下持其平矧 宗
廟之峻奔居是以肇舉而後鼎俎嚴有孚之苾芬 郊壇之對

越由是以通誠而後燭蕭達明禋之精白是知祖仁述義所以
著 帝德之光華若璀璨陸離非其華矣履中蹈和所以表
王制之崇高若岌嶮崇儻非其高矣垂拱而治者 皇圖之鞏
固杞梓榱桷非其固矣中正以臨者 君心之純潔貝玉琳瑯
非其潔矣乃知 聖朝之制度固已超越千古而非汗簡之所
可疏者矣即使相如揮毫子山作賦展左思十年之期殫班固
兩都之慮孰能少揚其美曲形其至乎又何有於臣哉爰爲頌
曰 天之眷顧隨 帝之居山川文物莫如燕都 皇清定鼎
惟舊是圖承 天之命法古之模法古云何不雕不刻倣彼堯
階成茲禹室規模宏遠綱紀咸飭 南面以臨光昭令德時際
承平何用不饒雕蕩麗日傑構凌霄玲瓏珠玉騰攫龍蛟我
皇則否阜財節勞節節民懷阜財 國裕庶民歡呼不鼓而勵
其載維厚其覆無際爰定天保純嘏是繫八表來 朝瞻仰
帝光 新宮奕奕化洽垂裳喜氣縈旋慶雲迴翔 子孫萬億
宜君宜王

擬豐澤園賦并序

康熙二十三年甲戌

臣聞賦原風雅防於離騷賈誼司馬相如楊雄班固之徒皆分
路揚鑣升堂入室可謂極纂組之裔皇盡詞章之瑰瑋矣然侈
言無當雖麗非經無關於主極罔切於民依徒稱引珍怪以相
焜耀未聞表章至治宏宣駿業不足稱也惟我 皇上秉神聖
之資致蕩平之烈三方底定萬國朝宗自循蜚疏伧以來載籍
所記未有若斯之巍煥也寰宇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民生斯
時候尉一家煙火萬里譬若躋春臺而遊康衢乃猶 軫念閭
閻不忘耕植屢 巡近郊問民疾苦又於 瀛臺之側置豐澤

園以備 觀覽而周知四方之播穫焉蓋深悉夫農事之艱難
而加意喚咻也今夏五月 親試文學侍從之臣 命題作賦
一時應 制之盛星連璧合猶探珠於滄海而取材於鄧林也
臣 忝廁銓曹竊有慕於中不揣固陋敢珥筆以繼其後雖遲同
記室詞異黃門於以揚扆 聖朝詠歌雅化述其事而垂型奕
世廣其休以昭示百王此 臣 愚衷之所深願也謹賦以 獻

維 瀛臺之邃邈兮翊 宸居之堂皇法鉤陳以環衛兮象閭

闔之翕張分星躔於尾箕兮次析木之津梁下俯應乎光紀兮
上仰挹乎開陽南有鉅野之曠濔兮北有居庸之巖疆東襟帶
於碣石兮西迴拱乎太行聳擢翔五雲之表兮聯絡近 九殿

之傍與西山而竝峙兮映 帝闕之輝煌爾其翠嶂千重紫邏

萬繞復道逶迤重門深窈欄檻玲瓏觚稜天矯丹青貢自荆梁

讀臺文集卷第五

五

浙江書局刊

卷五

構櫺浮於燕趙邸匠運斤瓴人呈巧玉柱凌雲金鋪徇杲訝芬
椽之輪囷仰綺疏之繡藻泉石宵邃林巒聳旣龍翔而鳳騫
亦翬飛而虹繞若夫池開激濫波漾澄泓疑銀漢之奔注匯玉
河以交滢微風拂而成縠積雪凝而不冰倒樓閣之遠景忽飛
鏡之淵沈綠蒲掩映紅蓼參橫芙蓉被於洲渚菡萏秀乎沙汀
太清虛兮混涵溟泮澄兮瑩靈艤木蘭之畫艇蕩沙棠之綵舳
地髣髴乎瑤島又何慕於蓬瀛於見琪樹菁蔥瓊枝璀璨挺合
抱之龍鱗植千尋之蚪榦布繁花於金隄覆弱柳於藍澗覽其
卉木皆上林甘泉之所希見翠羽迴翔修鱗灑瀉展長離之五
彩聚文鯨之萬族共銜藻而巢棲羣唼萍而渚宿觀其禽魚亦
大液昆明之所罕蓄洞壑豁舒崖谷幽邃疑靈境之飛來羨仙
山之繞砌危巒盤鬱牽其襟迢嶺巖薛引其袂碣峰層城爭奇

極麗玩其巖岫又長楊五柞之所未載況乎網羅百家光啟四庫懸網素之標題集帷囊於丹穴凡委宛之遺瑯環之聚蒼玉之司繡衣之貯莫不條分縷析星羅碁布以俟黼座之參稽而攬取惟時鑾輿載起侍史前驅開登山而臨水復賞花而觀魚典謨垂於奕代制作殫乎六區睿藻則光照雲漢御音則韻協韶虞開硯匣以散綵啟筆牀以搖珠驚虎臥於鳳閣觀龍躍於天衢舉七十二代之辟咸將避席而回車又有擣華挾藻之儒搢笏垂紳之士奉命時趨承恩入侍或顧問以詩書或諮諏夫政事或授簡而臨摹或含毫而應制洵曠世之休風庶泰交之可嗣迺皇躬雖處乎廣廈

帝心時念乎蒸黎畿輔壯河山之勢陪都開鞏固之基財賦充乎南國人文盛於浙涓險阻則川陝滇黔之錯處繁囂則

讀書彙纂卷五

三

浙江書局刊

楚豫閩廣之異宜九江有衝盜之患三晉仍儉嗇之遺非賴

宸衷之眷注何以沐雨露而瞻晨熹雖烽燧咸消昇平已奏四方守其紀綱萬民登於仁壽觀禮樂之時雍羨刑罰之漸措

然猶兢兢業業而不敢自卽於逸豫夫非以此臺爲凝神養性之所乃備九五之三推而區畫乎勤恤之實務

蓋民惟邦本食爲民天稽考上瑞首在豐年古之聖帝喆后念民生之

不易軫稼穡之當先重農貴穀敦本力田所以德澤流於九域

聲教訖於八埏也乃仿千畝之制廣鉤盾之壇用宮中之隙

地如民間之樹阡飭司空徵大匠界溝塗芟林莽畝畝並興

南東相向方不過乎一成勢原處乎中坳於是築防疏圃激水

引流情欣樂乎昏作盡用力於新疇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宗廟之黍稷於是乎羞六宮獻種稔之種太史報土膏之

諏且也宇不加峻牆不尙雕礎咸備耒鋤是操覆茅茨而不
翦綴鉤繩於桔槔召農夫而樹藝立田畷以慰勞慮草竊而禽
饗復迎虎而迎貓時惟春陽風和日暖物候變柳韶華轉蕙蒸
蔕綠而紋波涌桃李薈而花光麗煙嵐凝黛雲岫杼霽戴勝降
乎桑陰倉庚鳴於隴砌曙東作之艱辛情自憫夫負耒及乎盛
夏節屆南訛蘭湯待浴蓮花泛波水雲生而鸚鵡飛夕露滴而
荷芰拖紅溢銀塘紫霄清荷人揮汗以成雨農蕪草而植禾際
歎蒸之酷烈念自周乎荷蕤條大火之已流正西成之將屆零
露降而溪山清繁霜下而木葉解鴈集蒹葭之洲蘆搖鷓鴣之
渚隄蓉吐豔巖柱披玲慮斂穫之難齊時徘徊於溝澮迨黃鐘
之律應遇廣莫之風生虹藏影而不現鴻畏寒而遠征衍素景
於暘藹染丹葉於霜凝枯木槎枒遠峰峻嶒恐卒歲之不給每

讀臺金鑑卷第五

重

浙江書局刊

咨訪於孤筴矧夫草木菱川澤焦蛙鼃產禾黍飄爰齋戒於

紺殿行禱祀乎絳霄荷天心之感應曾不俟乎崇朝沛霖

雨以甦蒼赤開霽色而迴鸞鑣以至緩賦蠲徵開倉發粟

命大臣而親行不啻起枯骨以重肉此時和年豐百穀順成而

頌聲交作也是故先之曰豐謂其歲之有秋而圭幣不煩於上

瀆也次之曰澤謂其德之普被而恩膏不阻於下逮也匱哉美

乎殆欽若昊天之衷敬授人時之思與夫勤農稼穡之旨乎

天下林林總總之儔罔不快吾君之幸臨祝萬年而祈嘉

祉斯田既墾斯園益彰居宥密以思政法烈祖兮務農田

以導民惠遐荒兮薦黍稷之馨香昭仁孝兮省春秋之耕斂盈

倉箱兮豈不與黃帝之合宮伊耆之總章王制之藉田月令之

神倉竝垂休懿其播頌颺也哉若夫鳴鶴祇遊覽之區濯龍鮮

施濟之用葡萄苜蓿近於纖芳林芝草虞於縱奉誠炫奇於鼇
扉玉津闢巧於虹棟粟皆世主之所怡愉而季代之所崇重也
以滋較彼不亦爇火之於日星鳧鷖之於鸞鳳乎欲罄揄揚自
慙葑菲總其大槩終之以頌頌曰 瑤殿巍巍 瀛臺壯麗息
事甯人敷政出治園中有田田中表畷召我甸師於焉樹藝流
播寰區式勤秉耒 上帝降康下土協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麥頌兩歧禾傳九穗 玉燭光調 金甌昌熾 一人有慶兆
民永濟

讀書賦

予童時先大人教以進德先後之序爲學次第之方詳且善矣
十九齡來奉以黽勉今不幸棄 逝矣余恐其久而莫之循也
用著爲賦以誌不忘云賦曰

讀臺全集卷第五

舌

浙江書局刊

溯人生之伊始恆負陰而抱陽萃五行之清淑超萬彙而稟良
心無不宰性無或偏氣無不充材無不全其或不全非材之愆
學術之差品節之繁見異物而遷焉故今人與古人遂殊而庸
人去聖人乃懸欲祛其惑反其天登之於昭曠之域引之於義
理之途證之於未發之前其必由學乎河洛效靈苞符剖祕書
契肇興制作具備緒衍唐虞功隆洙泗離離乎如日月之經天
淵淵乎若江河之行地遺秦火而不燬藏孔壁而不刊名賢繼
起探索日繁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有殊途苟誤趨焉若面牆
而自蔽直望洋而徒歎讀書之敝約有數端其一直指人心皆
彼窮理其失則偏於空寂也其一脫略行履漸於利欲其失則
闕而不明也其一基址不立輕忽小學徒有高談肆而不敬也
其一喜談事功不耐近小弗知聖道宜藏宜發隨時制宜也其

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則無本也其一審理不精博獵大槩章句訓詁絕無倫序也其一溺於詞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罕有實得也其一尙口喋喋好爲浮論靜中反己曾未安穩也其一慮標學名默與時沈無以化物亦難成己也凡此數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功而自畫不前廢志失業者不與焉下此或慕雄駿宏辨之通儒至於感憤矯誣或慕高任達齊生死之歧趨至於放蕩虛無或慕脫巾狂飲之風追隨僧妓之僻談兵說劍之雄皆非所以端志向厚風俗也又甚者鉤深致遠遊心寥廓黜百家爲筌蹄指六經爲糟粕若是者謂之夸學猶探海事比力田或衙官夫屈宋或旁及乎釋仙或鹵莽而滅裂或中道而棄捐若是者謂之荒此昔人足不窺園食不甘味雪案鑽研瑩窗讎對孜孜矻矻而不知春秋之代遷年歲之

讀書全集卷五

五

浙江書局刊

六三

已逝無他有本末焉有次第焉有緩急焉若升高必自下非下而高何由升也若陟遐必自邇非邇而遠何由陟也今夫書之有語孟也童子之所習知也聖賢以之爲成終者學人以之爲始基則是顏狀未離於嬰孩而高談已及於性命孰知將以反說夫約必博學而詳說之末說聖人之詳先說聖人之約匪徒躡等不亦背馳矣乎要惟熟誦涵泳勿遺治經既畢反而求之則自豁然以解渙然無疑矣治經之功惟詩爲首四始攸分六義斯剖蔽以一言無邪是守能歌詠而流連自溫柔而敦厚詩治矣可及於書刪書自唐實啟包羲一中相嬪四代遞師欲疏通而知遠在今居而古稽書治矣可及於禮禮本人情和以協宜視不過乎結禘行必中乎采齊毋或不敬匪仁則漓旣崇節以教讓亦別嫌而明微禮治矣可及春秋明功罪以抑強正綱

維以尊周昭一王之大法定萬世之大猷非游夏之敢贊豈何

范何休

范甯之能修至此則體用克全變化默運學易數年至道斯

近夫乾坤之義猶書之有疇範也爻象之辭猶詩之有比興也
盈虛消息卽禮之進返周旋悔吝吉凶卽春秋之是非邪正易
理明而若詩若書若禮若春秋益明然後還而證之語孟之篇
可幾於窮神達化矣夫經以會天下之理史以載天下之事其
傳於今者如史記之作於馬遷也漢書之成於班固也晉史之
作於房喬諸人也南北史之各自爲史也唐史之始於劉昫而
成於歐宋也五代史之創於薛居正而修於廬陵氏也宋史之
定於脫脫阿魯圖也元史之裁於宋濂王禕也皆學者之所當
究心也法董狐之直筆效歐陽之體裁考資治之綱領思綱目
之防維則史不異經甯至魏蜀之倒置正閏之乖違若范曄之

讀書全集卷第五

美

浙江書局刊

史縛陳壽之史誣魏收之史穢既無關於勸懲又何補於褒刺
抑經以載道之大全子以誌道之一偏可得而指者如老莊之
寓言也管晏之霸術也孫吳之兵法也荀揚之論性也河汾之
說經也亦學者之所當博采也取其長而略其短錄其槩而緘
其襍則子不異經自足障衰世之狂瀾爲聖門之砥柱又性學
至程朱而集其成象數至康節而通其奧粹然一出於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之正直繼前聖之心傳而開來者之迷津若夫詩
文字畫猶古之六藝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六書旣興入法攸
備可以藻身可以華世固流俗之崇尚亦君子之所不鄙風雅
而降爰有離騷詞賦繼起分路揚鑣上林甘泉音諧金石三都
兩京響擬雲韶雖比物連類去詩匪遙乃賦家之心匠囊括天
地包舉四海較聲律而獨超也四言起於韋孟五言昉於子卿

九言創於高貴七言興於柏梁曹劉陶謝莫之與京隋唐日變
變不失正李杜擅之昌黎後勁周宋日衰衰而復振歐蘇起之
山谷竝競他若孟之寒廬之誕元之輕溫之豔非溫厚和平之
遺音則詩之大患也文至王明允稱淵博國策之清削南華之
恢廓公穀之簡婉楚詞之錯落其文菽之英華藝林之圭璧乎
漢則子長賈誼孟堅仲舒長卿子雲之徒開其風唐則退之子
厚燕公次山敬輿樊川樂天樹其宗宋則永叔明允臨川子瞻
君實繼其工此皆爲炳爲蔚照耀今古者也學者用力不分積
久自化可以推陳而出新可以黜浮而歸雅至於字畫之工拙
在昔不以爲事蝌蚪篆隸正行草書漢世而下隨俗而易晉魏
以還法乃大備宋高病不能書劉穆之放筆大書亦自表異時
之所尚旣已如此未可弗以爲意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丞

讀書全集卷第五

五

浙江書局刊

八

相李斯史籀蔡邕曹喜李陽冰韓擇木猶三代之笙鏞祝故也
正書則鍾太傅王右軍王大令張長史李北海顏平原猶大匠
之準繩規矩也次則歐率更褚河南徐浩柳公權蔡君謨蘇子
瞻猶明堂之琴瑟千羽也擬而似之或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
羽可爲儀尙矣至於龍躍天門虎臥鳳閣歷代寶之不及足多
乎其他或如芙蓉出水明霞麗天鏤金錯瑤或如散花空中韻
音繞梁流徽飄飆或如素月織織仙人嘯樹舞女低腰或如劍
拔弩張颺風忽舉鷲鳥冲霄何不可借之以資吾腕準之以樹
吾標歟如是而治經經治而論語孟子兼史與子以及六藝且
專精於宋興以來濂洛關閩諸儒之性理淺深大小各有所辰
此卽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功尊德性道問學之大旨也無正心
誠意之功其學則僞無修齊治平之要其儒則腐首以去欲存

理爲急次以躬行實踐爲輔蓋醜習旣久則破除爲難淆溜旣深則澄濾宜武登山者必極其巔測流者必探其泉如臨深與履薄卽主敬而存誠旣謹言而慎行務穿過以修身充拓乎浩浩落落之氣敦篤乎親親長長之倫如是則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視聽言動之際得逐處逢源之眞出則發爲經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以先細民可以立德可以立言可以立功爲孝子爲悌弟爲忠臣此名教之樂庶不與草木同腐朽苟且碌碌以偷生此先考之所恆訓而與弟之所共聞各宜勉旃竝示兒孫

讀書臺全集卷第五

五

浙江書局刊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劉國馥輯

卷六 疏六首 案疏文僅存其四總目中請減蘇松積

疏連一疏亦闕舊刊本與傳鈔本皆留空紙六葉

嚴祀疏 其一 願百官之謂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 趙士麟 奏為祀事宜嚴敬抒管見以

崇大典事竊惟人主一身為天地百神之主故明以治人幽以

祀神而祀典特重臣從事於陪祀之列欽仰 皇上淵凝邃穆

齋則必極其誠祭則必極其敬其所以答 天饗 地尊 祖

敬 宗而禮百神者從古未有臣稽史冊如漢唐宋以來之君

讀書堂全集卷六

浙江書局刊

於諸大祀數歲而一舉數舉而一親者何止霄壤哉臣荒鄙下

士至愚極闇罔有知識謬蒙 皇上不次之擢思報稱無由妄

擬於吏治民生之要期就所見次第條奏先於 郊廟之大及

今日國計之大者一二事冒昧敷陳如祀事大典 皇上誠矣

而百官百職司有未誠未安也 皇上敬矣而百官百職司有

未敬未安也其一則百官之陪祀多託故未齊帝王廟文廟更

寥寥無幾所宜立法嚴查在署齋戒以為清燕無事或飲酒弈

棋宜茹蔬也而烹宰炮炙反多甚至詼諧之語媒褻之談罔知

禁忌者有之所宜議嚴其一先之日犧牲黍稷薦食太羹不得

不委於庖人屠人之手此輩水火便褻往而行之來而不知盥

洗者常多至於祭品外飾而中不實者或有宜委禮部滿漢司

官各一員監視務致其豐潔其一陳設之日及祭之日陶匏俎

豆犧樽象疊蒼璧黃琮鼎彝珪幣以及搏拊戛擊聲歌象舞之職司皆當致嚴致潔倘醉飽如故則次日宿酒未醒糟氣逆臭葷濁之氣不清安在可以效趨踰乎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領之照先齋三日不令飲酒茹葷入壇入廟置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右俾盥而後入再設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左俾陪祀官盥而後入又陳設之日及祭之日 皇上未臨以前壇上廟中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往來如織不知敬畏 皇上祭畢駕行其競走喧雜不復統紀倍甚豈嚴肅之道哉臣愚以爲凡祭宜委滿漢御史四員先期祭日凡一應陳設及祭畢撤獻悉監視之務儼如 上帝 皇祖 皇考之式臨必敬必恭靜而弗譁舉物必高行必中矩有犯此者役則拿處官則糾參 郊廟之外如朝日夕月帝王廟文廟尤易怠者咸照此例以行則馨香上格神明昭貺無有邪氣干於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聖治昭矣緣係條陳祀典事宜字多逾額如臣言可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臺灣善後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 趙士麟 奏爲謹陳臺灣善後末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竊惟目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方今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 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 高深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員通政時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

讀臺金卷第六

浙江書局刊

人在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揚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其地方千里者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皆可漸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膏腴五穀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材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況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菱糗糧不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預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十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堪埒爲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間又煩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卽與陞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遷速則人人樂趨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采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俟該將軍施琅等具題到日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一并議奏

案此疏之後原本留空紙六葉不與後篇相接

請留督標兵丁撥入衢協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 趙士麟 題爲請 旨事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臣准兵部咨

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准吏部咨稱奉 旨王國安調補福建總督應兼職銜兩部議奏浙江總督員缺著裁去欽此移咨前來查浙江總督標下現設有中軍副將一員左右二營參將二員守備三員兵二千名

該臣等議得浙江總督員缺既經奉旨裁去其標下官兵均應裁去副將參將守備等官赴部另補千把各官留於該省遇有缺出補用所裁兵丁願爲民者發原籍交與地方官安插願爲兵者卽於省內各營查汰老弱缺額頂補至浙江督標中軍副將關防繳部查銷可也等因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三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竊照浙江總督奉裁部議標兵願爲農者令回原籍安插爲農願爲兵者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此部臣籌國節餉之計謀皇上省兵恤民之睿斷臣何敢再置末議以瀆宸聰但臣蒙皇恩簡任浙撫畀以封疆重寄臣身在地方目擊情形焉敢槩事緘默致負皇上任使臣查浙江一省半臨海濫半據山湖如衢州一郡爲浙省之上游實江西福建之扼

讀臺叢卷第六

四

浙江書局刊

隘其地迤東則聯處屬之龍泉遂昌等縣其間如周公源口黃皮山等處皆萬山叢峻路接閩疆迤西則聯江西之玉山永豐等縣其間如雞公山子午日猴嶺八仙洞等處素稱盜藪地南又係仙霞一帶鳥道紆迴最稱險要於順治五年酌定閩浙官兵經制特設總兵官一員統兵三千名鎮守迨後浙閩督臣陳璘以鎮臣不足彈壓請以督臣統率標旅建節三衢將鎮標官兵移駐金華而另設衢協營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兩營以副將統領分防五縣各汛嗣有督標官兵同城駐劄將衢協營兵陸續改調今僅存兵八百一十八名是以前督臣施具有詳審全浙形勢臣宜移駐衢州彈壓要地以固封疆事一疏請統率督標官兵仍駐衢郡控制三省要地奉旨浙江接壤閩省今海寇投誠方在安插該督應令移駐衢州部議欽遵在

案是衢郡之汛險兵單必需督標官兵控制久在 皇上睿照中也况督標官兵原係調防江西山西之兵於順治十五年經和碩簡親王等會議令各兵攜帶家口赴浙各該省缺額官兵另行招補足額是各兵既已挈妻攜子來浙安堵無籍可歸且入伍多年非新招乍募者比止曉騎射不諳耒耜資生無策因而各兵家口之在杭城者環訴臣前哀泣無歸之慘真不忍見聞隨查各兵自順治十五年至浙卽改入督標於十七十八年勦海著有戰功又於康熙十三年閩逆叛亂隨前督臣李之芳至衢擐甲荷戈衝鋒挫敵用命疆場保固浙江恢復閩省更爲勞勩茲據分守金衢嚴道參議梁萬禛呈祥三衢之民頻年藉督標官兵捍衛今一旦奉裁兵少汛多分防不敷恐盜賊竊發民難度活公籲請留等情臣思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不敢濫留

讀書彙纂卷第

五

浙江書局刊

營伍糜費帑金又不敢徒事節省不顧地方之險易因時酌量卽不能遵照舊制復設總兵官領兵三千名鎮守或止照台協見在設兵二千六百名分爲三營之制仍爲衢協中營設兵一千名左右二營各設兵八百名以副將統領卽將督標兵丁撥發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該協應添設中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如蒙 皇上垂念衢郡要地 允臣所 請則統領副將尤需熟練能員查衢協副將呂自魁因病請休經督臣王國安會臣具 題在案員缺尙未有人原督標副將陳夢陽歷任浙江軍功屢著汛守機宜周知曉暢且以原管之將統率原伍之兵心膂攸賴其應設守備千把卽以督標中營守備武淮并千把總改入亦以原官統率原旅並可收效於指臂案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

最要聽其保舉題請衢郡乃浙省要地况係全營官兵移調
非坐名題補者比其應設都司候部推補至督標尙餘兵一
千二百一十八名遵照部議行令通省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查
請旨班師等事各案兵丁尙未補完見今又有海氛旣靖等
事案內裁兵已經部臣金世鑑等題明應候見在所裁兵丁
裁完之日限于二年內裁完今督標裁兵照部行請旨班師
等事各案裁兵之例給以守餉應俟海氛旣靖案內各兵補完
之後接頂于二年裁完再照督標各兵餉銀例以戰守各半今
改入衢協應照浙省各營經制以戰三守七支領督標馬二步
八額馬五百七十匹衢協止應馬一步九除該協原有額馬一
百二十四匹今應添撥馬一百四十四匹則督標未撥餘馬四百三
十四匹內或有倒斃者容臣查明倒斃月日另咨報部祇以見在
之馬撥補缺馬各營以資操防收除馬匹造册報部至參將守
備等官暫令統束亦俟裁兵完日赴部改補督標中軍副將關
防另咨繳部外臣從汎險兵單起見理合密疏具題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舟山展復事宜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趙士
麟 題爲海氛旣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 禁令召民墾荒以
起瘡痍以廣財賦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臣准戶部密
咨內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奉 御前發下紅本該本
部等衙門密覆工部侍郎金世鑑等題前事等因康熙二十三
年二月十五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于三月初一日
密封到部該臣等會議得工部侍郎金世鑑等疏稱云等因

前來查侍郎金世鑑等身至沿海日擊地方情形不係緊要地方官兵裁革調守緊要之處既經將所多官兵裁去會同該督撫具題應如所題將所裁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俱令赴部照例另補其千總把總留浙以千把總用其見裁兵丁以文到之日將通省各營老弱兵丁查裁補入若不能補完有餘賸者於二年內裁完其調撥防汛營例令該督明白造冊送部其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行文該撫速行給民耕種年終造冊報部俟三年後照例起科其鹽田令巡鹽御史該管官速行招民煎鹽作何陞課之處應令御史查明具題至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該督撫交與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報部至舟山棄置田地定海總兵官孫維統回日問明該督撫等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七

浙江書局刊

卷之三

旨依議欽此欽遵密封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核咨到臣准此就於定海鎮臣孫維統回日備咨核問去後今准咨開云等因到臣准此爲查展復舟山必須添設官兵需用糧餉果否有裨國計有惠民生因鎮臣係搜勦出洋非查

勘地勢前往恐有未盡情形未敢輕議具題復經批委甯紹道同提標中營參將前往確勘去後隨據甯紹道陳光祖參將何天培呈稱會看得云等因詳覆到臣隨批仰布政司確核

妥詳以憑具題去後今據該司詳稱該本司布政使石琳看得舟山地方先奉欽差部院會閱沿海題明舟山棄置年久已無知識之人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前去搜勦未回俟回日問明地方情形該督撫詳議具題奉旨欽遵在案隨准定海鎮洋回詳議舟山地方應行展復又奉院委甯紹道同

提標中營何參將前往查勘據覆無異批司確核妥詳仰重海疆慎之至矣展復舟山各項事宜統候宏裁題 請外若論浙省濱海形勢東南定海爲全浙門戶而舟山尤爲定關藩籬今旣展復不惟保障得以聯絡策應抑且歲有額徵常賦將來魚鹽日益貿易日廣商稅日增亦得充餉於萬一合卽詳請具題等因到臣據此除展復溫台甯三府沿海疆土調撥防汛營例令該督明白造冊送部今總督員缺奉裁應臣明白造冊送部又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臣行布政司速行給民耕種俟年終造冊報部又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臣行布政司轉行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另行報部又鹽田招民煎燒作何陞課之處聽巡鹽御史臣李德中查明具題外該臣等看得舟山卽古滃洲自唐開元天寶間建置郡縣歷宋元爲定海東

讀臺彙卷第六

八 浙江書局刊

境至明洪武年間以其地爲舟山所昌國鄉編圖四里隸定海縣治其地廣袤四百里爲畧七十有二田地山蕩共一千二十八頃八十二畝五分一釐三毫丁口共五千二百二十丁口三分額徵銀四千五百八兩一錢九分八釐零額徵米七百九十八石六升七勺零外賦漁課并新加共銀七兩六錢一分八釐零匠班銀三十兩四錢四分六釐零又鹽課水鄉塗租等項并車珠銀八百八十九兩五錢七釐零又顏料新加銀一十五兩四錢六分八釐零蠟茶新加銀四兩七錢五分九絲零順治十三年大將軍臣宜爾德者征勦勅復之後會議舟山孤懸海中防守兵少力量難支添兵增船多費錢糧且一旦有警遇風不順萬難接應故將舟山民人徙入內地今經部臣金世鑑等奉旨查勘沿海展復田地以舟山棄置年久無知識之人見今

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搜勦舟山俟回日該督撫問明地方情形應棄應復詳議具 題部覆奉 旨欽遵移咨到臣因浙江總督員缺奉裁臣卽咨問定海鎮臣孫維統并行布政司專委分巡甯紹道僉事陳光祖同提標中營參將何天培前往舟山查勘情形去後今據回覆前來臣查舟山雖處海外實甯波定海之籬籬而全浙之門戶今海宇廓清餘孽蕩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巨圍墳墓之思周覽形勢博采輿情所當仰邀 皇恩亟爲展復者也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而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誠不可緩查該所七十二壘原設有臺寨二十五處防守瞭探舊制設兵三千名今臣等議止設兵二千四百名分爲三營以一副將統之三都司分領之守備三員司餉束兵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分哨巡防

讀書堂集卷第六

九

浙江書局刊

查浙省各標協營官兵分防郡邑村鎮屢奉裁減無可抽調而原舟山左營現改爲定海鎮右營有應援汛防之責原舟山右營歷經調改今現防磐石邊海衝汛俱難撤改原舟山中營現改爲定海城守營額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有汛守之責難以全撤臣等議撤兵四百五十七名撥入舟山仍留兵八百名以爲定海城守防汛再查原督標兵三千名臣於請 旨事疏內議撥兵二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衢協奉 旨欽遵在案尙餘兵一千二百一十八名內於各省保泰等事一案撥補臣標兵九十九名裁汰老弱并歸農兵丁共四百一十四名尙餘附支兵七百零五名撥入舟山外議撤台協兵六百八十一名甯海營兵三百四十八名溫協兵九十九名樂清營兵一百一十名以足二千四百名之數其統領副將必需習熟海疆情形之能

員查提標中營參將何天培兩任海疆汎守機宜周知曉暢以之陞補副將朝發夕至必能殫心緝巖疆又查有奉裁督標右營功加都督同知原守備倪嘉猷堪任舟山中營都司奉裁甯村營功加副將原守備陳紀堪任舟山左營都司奉裁督標左營功加左都督原守備邵嘉賓堪任舟山右營都司三弁皆久歷海疆軍功屢著以之陞補人地相宜又臣標左營千總師宏督標中營千總尚可明杭州城守營千總羅士英俱歷俸年久應咨部候補守備之員兼習熟濱海事宜以師宏補舟山中營守備尚可明補舟山左營守備羅士英補舟山右營守備皆可責其忠勤盡職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聽其保舉題 請但何天培係參將今補副將倪嘉猷陳紀邵嘉賓俱係守備今補都司略與資格不符然各弁

讀臺彙纂卷六

十

浙江書局刊

俱有軍功加至都督副將者且舟山乃新復要汎民非兵護不敢往兵非將統不能前亟需熟練之人領兵護民卽渡不惟可收指臂之効且可速安復業之民故敢循例保 題冒昧上

請如不蒙 恩允伏祈 皇上勅部亟賜推補其應設干把總

等員臣等卽將各營所調內改入至舟山幅幘四百餘里巡邏必需馬匹查舊制原設騎操馬一百四十四匹今除各官自備例馬外其兵丁戰馬可以減省臣等議舟山中營止設馬六十四左右二營各設馬二十四匹不必另行買補卽將抽調各營兵丁額馬內隨帶以足備用其餘抽調各營兵丁尙有餘存馬匹撥補缺馬各營騎操再查舟山初復海禁初開商民貿易往來恐有島嶼藏奸乘間竊發之患則戰哨船隻亟須廢設今查甯波現戰哨船除在閩未回戰船一十七隻及定海鎮臣出洋會勦

於灰螺門大洋颶碎一隻經前督臣施於官兵進關日期
疏內題報訖現存戰船八十一隻哨船二十隻前經部臣金
世鑑等議將現在戰船撥分溫台二府各二十隻其哨船數少
不足分撥令福建將臺灣得獲戰船撥發八十隻到浙分泊防
守巡邏如不足數令該督撫提鎮設法造補原額俱經部覆奉
旨欽遵在案臣等議將在甯戰船四十一隻內先撥發舟山
二十隻又哨船二十隻內撥發舟山八隻以資巡防俟闕回戰
船一十七隻福建哨船八十隻到浙之日再撥戰哨船二十隻
於舟山以足其用其餘撥補定海鎮及分撥台溫二府爲分汛
巡防之用則勦禦各有所資矣再查舟山原設有城垣官房兵
舍當此初復之際民未招集一切工匠物料渡運爲艱應就舟
山所產木植令各兵砍伐搭蓋茅房暫爲棲止防守俟物力充

臺臺彙纂卷六

十一

浙江書局刊

足之日另疏請建臣等從節省起見不敢添設馬匹不敢議
補戰船並不敢議建城蓋屋期於招徠安輯俾遷徙之民悉得
樂業共享昇平然後漸次議復庶仰體皇上子惠元元軫恤
民力之至意再查舊制寶陀岑港螺峰岱山四處各設巡檢一
員甯司巡綽今亦不必因循舊制議惟於寶陀岑港二處各設
巡檢一員帙部銓補其弓兵人役照舊制設立至應設臺寨俟
督制定日容臣等酌量捐造再照舟山田地山蕩棄置已久悉
成荆棘之區開墾不易案查請寬陞科之限等事內稱嗣後
開墾田地於六年後起科奉有依議之旨今開墾舟山荒蕪
田地山蕩亦應照例於六年後起科其墾過數目照例於年終
造冊報部除將布政司造到田地丁口銀米外賦清冊送戶部
形勢青圖送兵部外事關議復舟山事理臣謹會同提督臣陳

巡鹽御史臣李德中合詞密 題并繪舟山全圖進呈

御覽再照此案扣除文武科場違限未及一月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讀書堂綠衣全集卷六

讀書堂全集卷六

三

浙江書局刊

五十五

書堂 讀書堂全集卷六

御覽再照此案扣除文武科場違限未及一月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汪灝輯

男宸瀾編

卷七

書二十九首

答梁貞怡問心札

足下謂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夫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孟子恐人任當下之心爲心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心則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則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則小之

讀書堂集卷第七

一

浙江書局刊

八〇十

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其心僅三月不違仁天地之大於復乃可見心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則古人不必有許多功夫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然則人心道心不一乎一也朱子曰人心道心以正不正異名耳道心不在人心之外人心卽圍道心之中不精乃不一舜之與蹠王之與霸善惡誠僞公私義利於此分焉得失存亡所係不亦危乎無聲無臭不亦微乎所貴精之精之斯一之矣惟精正所以求一也饑欲食渴欲飲人心所同然也得飲食之正人心卽道心一矣失其正尙得謂之道心乎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心所同然也得室家之正人心卽道心一也失其正尙得謂之道心乎雖然此其顯者耳若同一道而喜怒有

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歟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

答孫靜子問位育書

足下謂致中和何以便天地位萬物育此非難只是人格於物欲則滿腔中都是自私自利之心便有許多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的事出來了雖親而父子兄弟家中奴僕下及雞犬也不得其平倒行逆施心中撩亂卽此便是天翻地覆萬物相戕相殺景象若中而果無偏倚和而果無乖戾渾渾淪淪順順暢暢自是親親仁民愛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鳥獸魚鼈咸若太和在宇宙間矣卽此便是天清地甯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做來極平常功化卻極聖神也今且不必問位天地育萬物且道何人能不偏倚不乖戾乎甚矣致之之難言也

答楊湛子小札

足下謂平日靜定而當事輒倉皇者何也此是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則衝動不甯也孟子之不動心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又詢意思與心之別意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先動矣安有事來而不動耶又曰心之不動景象如何僕謂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

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矣

復刁仲熊問河圖洛書緘

足下不憚萬里遙而詢河圖洛書之義於僕以僕爲知道乎悞矣膚見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攷之仍其舊朱子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後人雖欲議其說而不可也故曰

讀書彙纂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按其中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未嘗不相似也且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河圖猶洛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洛書亦猶河圖也河圖有十而無十故八卦皆用九洛書缺十而舍十故九疇亦具十也程伊川見免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閒也不然大傳謂庖犧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說又何以則易豈獨以河圖而作哉蓋盈天地之閒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所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者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

圖書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吾儒讀書貴得其要而已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乾惕是凜自強不息敬直內義方外居安思危未亂圖治不剛不柔上下交修其於易也庶幾矣善哉崔文敏公曰易舍文而浚畫治外道而行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此深知易者也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足下不以僕不學同仲熊問先天後天之義於僕夫先天後天微旨也僕則安知雖然何可以無說乎夫伏羲八卦邵子所謂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邵子所謂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

讀書全集卷第七

四

浙江書局刊

天所以闡先天之體故義文八卦布列雖有不同然皆造化自然之象而非人力之所能爲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爲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王後天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然此但據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又曰畫前有易畫前之易太極非乎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今人以象數爲先天伏羲八卦亦象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答張履菴艮背行庭義

足下言艮背行庭之義詳矣自溟而質於僕僕更何言鄙見謂聖人提出一時字最活最妙一於止卽爲沈空不能止便是逐

物無止而無不止于聖之絕學也。艮背非不動之謂。五臟之屬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是以無用爲用。此背止之妙也。不獲非無身之謂。有耳目鼻四肢之身。不能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獲乎其所當獲。此不獲之妙也。不見非無人之謂。有己見乃有人見。己見既無人見。亦盡見乎其所當見。此不見之妙也。時行時止。非圓轉之謂。神感神應。常寂常感。無不行而實無行。無不止而實無止。無不動而實無動。無不靜而實無靜。也。此因時之妙也。敵應非絕應之謂。和應則淪於俗。絕應則鄰於禪。卦之上下。陽敵於陰。陰敵於陽。非絕非和。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此因應之妙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答楊巽耳一貫說

夫道理止有一件。那有兩件。夫子告曾子。告子貢。總是這件道理。若分知分行。又成兩件。卽告他人語。雖不同。亦只是這一件。告顏子。克己復禮。復禮卽是一貫。告仲弓。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卽是忠恕。卽是一貫。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隨。處異名。亦卽是一貫。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與天道卽是一貫。但有悟與未悟之分耳。

答梁天怡致知格物解

足下問致知格物新說。何如。乎。夫格物。正致知實用力之處。不可以內外分。空言致知。是二乘沈空之學。泛言格物。是世儒支離之學。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卽是致知格物。由仁義行。卽是誠意正心。足下謂物卽萬物一體之物。否。若非萬物一體。何以明明德。便要親民誠意正心修身。便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二氏便是自了漢。以身世爲幻妄。終歸寂滅。究其用不足以治天

下國家止爲不能與物同體此夫人之學所以該天德王道之全也足下又謂朱子卽物窮理求至其極是要物物而窮之否夫紫陽本意原不如此說如一件道理已知幾分了便模模糊糊丟下有甚用處謂卽須窮究個徹頭徹尾到十分明白透徹耳一件如此件件如此自有豁然貫通之候也但卽凡二字說得太寬了些人多誤認此陽明早年於署中取竹一物格之沈思不得至成疾也如此格物豈是當日程朱下手用功妙處

答鄧貞生集義義襲義說

集義義襲之義不外張南軒義利之辨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集義也謀義計功義襲也七篇中多發此義以德行仁集義也假仁義襲也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集義也爲生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驢虞義襲也義之所是天下非之而不顧義之所非得天下而不爲集義也若以毀譽爲是非義襲也人知孟子養氣就氣上養不知是就心上養故曰慊心又不止就心上養就性上養故曰集義心性得其養故浩然之氣能塞乎天地之間

答張扶九問性短札

宋儒氣質之說謂人有生而卽善者有生而卽惡者如后稷生而岐岐然巍巍然文王生而母不憂傳不勤至如叔魚楊食我越椒之類則又不然謂孟子性善之論止說得一邊必補以氣質方備不知習之爲害不怪習止怪性乃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夫天地之性善也氣質之性惡也猶然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其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辟之水清是水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夫惡而歸之性可乎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夫欲不二不已二乎書曰惟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
曰形色天性也此一言固已合降衷物則而一之又豈有理氣
之分精粗之別哉是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六字干
古論性宗旨近字從遠字生須不以辭害意卽上智下愚亦是
以習成之後立說孔子提出一習字不必更兼氣稟己自了了
蓋人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耳孟子大賢也方其少也始而嬉
戲旣而埋築終而又俎豆若非其母知性之善習之惡屢遷屢
變其不以惡終者幾希矣叔魚楊食我越椒安知非坐此耶否
則亦自暴自棄下愚不移耳使三人者有悚然而覺惕焉而省
憤發而移於善將遂不得爲善人乎抑竟以惡終乎其母與子
文之言必驗乎抑可使之不驗乎是何寬於習而二於性也或
謂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
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率爲聖將若何此亦朱均管蔡自有
其習耳不習善而習惡不習父而習朋此甘心暴棄而不移也
使有移將遂不得如其父乎舜也禹也蓋其悚然而覺惕焉而
省者也故謂氣質有昏明剛柔清濁之不齊可也謂氣質天性
可也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則不可也

答彭文治中義

中之時義大矣哉混沌初開虞廷信手拈出此字遂成千古心
法治法之宗後來許多聖賢說出許多好字曰性曰命曰道曰
德曰仁曰義曰誠曰敬曰善曰一若無此字都用不得堯舜姬
孔非此字不得爲聖矣易詩書春秋禮樂非此字不得成經矣
齊桓晉文之霸楊墨之無父無君申韓之刑名二氏之異端止

爲失卻此字以言乎其體則無定位也以言乎其用則無定義也合乎太始而無始貫乎億萬而無終握之一掬而不見不足包乎萬物而不見有餘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徇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聖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以其盡性至命篤恭無爲故能躋乎中之域而得其執之妙矣噫至矣

答汪涵齋二氏說

二氏言虛言無言空言寂言不二皆竊吾儒精要之言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無思無爲空空屢空之義與夫寂然不動之說一以貫之之旨皆孔子之言也二氏以之立宗吾儒遂恬然棄之又從而諱避之一言觸犯羣駭爲禪徒守書冊而泥典要執形器而守方隅兢兢乎罔敢正視是自處於卑而拱二氏以高自處於下而讓二氏以上豈不惑焉蓋吾儒至虛而妙天下之實

讀臺全集卷第七

八

浙江書局刊

至無而盡天下之有至空而一天下之紛至寂而通天下之感如無極而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身心性命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爲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疾風迅雷齊施竝作而實寂也陰霾曠露橫交直塞而實空也二氏之虛則竟虛矣無則竟無矣空則竟空矣寂則竟寂矣且滅矣且天地萬物皆幻矣又欲養生留形住世坐化成佛又往來不已有輪回欲超脫又何虛何無何空寂之有哉

又二氏說寄汪涵齋

今世談道者夙疾尙未普消分內事未能清徹不自攻而攻二氏實取訾於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

不照臨二氏生於其間特自渺小者耳何啻金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啻黑白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吾衡勢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並視而齊觀卽有一二惑於其說者亦何嘗肯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幾人哉而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立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乂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哉

與蘇撫宋中丞書

企仰清風延望霖雨不多贅及謹以膚見遙佐高深竊江浙之區莫急於水利旱與澇皆荒而尤莫急於旱蓋澇則江浙雖饑而全楚之粟順流千里不二旬徧達吳越旱則數十里之內皆資擔負所及者幾何故莫急於旱也僕往者承乏江浙遠考史

讀書全集卷第七

九

浙江書局刊

籍近訪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卽係生民之休戚在浙則石門一帶在江南則京口丹陽一帶年年苦涸漕運病之至京口丹陽數十里閒外藉江湖消長居半內資長蕩湖開家湖練湖諸洩而閘壩久廢餘流涓滴源源帶水淡月不雨卽民舟常苦艱塞每歲隆冬輒興役開濬以通漕艘擊水挑土昏曉不息墮指潰踵恆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勞者不永逸屢欲具題大爲開浚而相時待力顧此失彼耿耿至今天畀仁人覆臨茲土彼蒼冥冥實留以有待矣頃凡自吳越來者極言江浙亢旱之狀已踰三月卽杭嘉蘇湖幾不通舟楫甚至有傳洞庭山以南亦可徒步者不勝駭異情鬪舊治中夜轉展惟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六郡望救之饑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旣太甚則米必湧貴米旣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各省招來

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何自而入愚以爲今插秧已失時農民十室九流糊口四方趁此時將京口丹陽一帶數十里河路大興工役開浚深廣其利有四一開河路以來米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貿遷也一興大工以救饑民也一免冬役以卹祁寒也計此一帶河道約長三十餘里開深一丈二三尺合蘇松常鎮四郡之搢紳巨室富商大賈委曲勸輸措資或不難遙念足下仁心妙畫其已見之施行者亦旣載之口碑播之國門此救荒之澤當必更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不揣鄙陋遠獻其芻蕘幾備高明之一采也

與浙撫張運青書

昔舜命九官之外得十二人而天下大治今昔豈有殊哉方今薄海雍熙 聖澤屢降而閭閻疾苦猶咨咨時塵 上懷者以

讀臺全集卷七

十

浙江書局刊

人之難得而澤不下究也一日兀坐聞足下 特簡之命色勃

勃而飛揚足振振而起躍喜若不自持者豈喜足下之顯榮光大耶喜國家得人而兩浙厚福也足下素節比之勁竹直聲震於寰中有談及者咸肅然振容重之匪此莫肩鉅而任重去貪而祛弊維風而起化也況浙此時首在和輯兵民又在極難處之際乎善此者視乎其德與量而莫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足下之秉正舊矣而溫恭之德與包容之量更莫加焉效將捷於響矣昔足下理督捕事時鍛羽卑棲退遂俱艱而色弗慍而衷倍坦此豈恆情所能及歟曩卜之謂一旦搏風驥首何愁不九霄不萬里哉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物理然也若夫兩浙僕曾濫竽局於才猷無一善狀糠粃在前簸之揚之兼錦覆之端有望於足下矣杭州太守馬

君秦人也質直而好潔才大而力堅杭之官民兵弁咸倚戴之僕謬品可謂天下之第一流矣曩當事者惡之欲摧折之以其峭也不善事上官而又輕呵責上官之爪牙致鼓舌也遭逢若此聞者共歎造物絕處逢生忽遭端人秉鉞以正契正當必有賞識於俗情之外援拔於沈溺之中者矣昔范文正天下已任司馬公正人是依今再見之蓋懿德之好非有所私有懷如海安能傾倒瞻望嘉績以答皇眷敷天霖雨延伫可俟

復家弟新又書

山中歲月非人間世土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倦客還而卜之殊可栖形定性完精而益算也若曰有得則未之敢聞世事風雨倏忽幾變舍筏登岸掉視中流乃知濟渡之險艱矣故新又臥棲霞處京口息陽山一邱一壑雖通侯不易況又大觀居海內之奇勝乎昔人詠云此身浩蕩浮虛舟人生達命自灑落若如屈平憔悴而行吟殷浩書空而嗟咄雖日譚懸返之身心何益歟況屈則必伸無往不復觀於東魯中丞則旦晚有振興之會也彼難我者今何在乎別示悉已領略率復

復江侍御書

昔之具大略者艱則投之鉅則負之恢恢乎灼灼乎任國家之重而聲色不動戚底於又安若責之以鹽米之能則非所受矣然孔子相魯三月大治此豈可以尋常意見度之耶而委吏乘田不聞薄之則是人未有瑣屑之事不辨而可以語全量者也若神龍然可飛可潛可小可大變化不一其端而升騰莫測其用斯乃異於凡鱗爾足下具非常之材曩治邑邑化今列諫諫顯茲又藉視津門祛弊除苛裕商惠民甫下車而頌作焉固已

籠罩羣倫矣顧撝謙若是耶咫尺臺端天涯如隔尤幸煙波可接素心率復

復倪大師同年書

吾滇荒遠越在萬里比年來恆爲巨鯨所窟蕩平最遲及平未幾又值逆變故一尋干戈一番摧折再尋干戈再經淪汨人文用是不起才士因之無聞仕宦之途以此而寥落極矣扈運使然歎抑風氣未開也夫天之降才非殊每見里黨聰明特達之子輩出瑰奇磊落之英挺興以及能文博雅淵積厚蓄皓首窮經者比比而是因以歎三百年來詩書禮樂之化其漸被者何其廣以深也如足下才品文章當世罕儔使在海內卓犖名流具有經濟工詞賦者遇之竝當退三舍如僕謫末齒芬所及曾何有哉聞近年養益粹著作益富心神愈灑落絕不作屈子憔悴般浩書空態此其識與量豈在尋常閒耶偃龍在池出而興雲雨人乃知神寶劍之光土燭於天自不可掩今雖塌翅林坳天風偶至當便沖舉耳臨風瞻切

答魯謙菴銀臺書

昔者共事一方仰借鴻材重者素矣嗣於金閨接佩紫陌逐風日親儀矩時聆敘論益心醉門下溫溫藹吉之休焉若夫立誠不欺確乎不拔古人之介且兼之矣以之肩大任決大疑登壇仗鉞武緯文經吾知其甚裕已無何以太夫人遐逝星馳奔赴遂爾分袂悵悵讀來教知目下輦輿東行將見伊洛溷濁雪灑成濤禹穴雷門土封如岳柰乏執紼之罄絮酒之陳何哉賢哉秀傑魁品蘭玉靈芽新加大邑有若烹鮮拭目振六翮搏風天漢上耳雅誼如雲知爲注我披寫情愫附申不宣

答李鄴蕃

近讀龍谿語錄於致良知三字頗覺真切洵作聖真血脈路人以禪目之彼何嘗不在倫物感應上磨煉亦何嘗不教人戒懼慎獨用工夫而莽莽蕩蕩置其心於一無著落之鄉耶人或不實用其功未得良知妙用遂未窺見此老苦心耳

答師太古書

七載遠闊之懷萬里相思之雅勤勤懇懇具見來教中僕之同情想無二視所詢龍谿語錄宗旨悉本師明然陽明說理爲後學地步較可持循龍谿從最上一乘說法非親履其地終是扞格

答魏蓮陸書

仰瞻北斗右撫太行左顧滄海每歎其開精英氣多鍾於鉅

讀書全集卷第七

三

浙江書局刊

人文文

儒若董江都而後多君子接洙泗之淵源衍濂洛之端緒巋然鼎峙於兩閒吁盛矣近世若孫徵君杜紫峰崔玉階諸先生後先輝映作人倫師爲當世望尤僕所深畏如足下者其於羣公閒又豈少遜哉屢經上谷未一登堂而聆古道自墮俗吏曰裏乃不非笑鄙棄佳刻遠示讀北學編如揖三十二名賢而親見其語言行事讀雪亭草又字字心聲言言道寓不俟區區較量於大厓閒與大厓前也僕材庸質魯於學無窺吏道更茫然宰小邑五年而瘡痍未起其他可知矣謬承齒及適足增羞

與泰州牧施濬江書

吳越大都會也昔者濫竽與諸君子共濟號稱多才獨於門下有深重而契慕之思以應循卓之求焉奈格於時會至今怏怏門下蓋勳侯佳公子也年又極少乃儉德守己惠政及下清操

與澄潭比潔執持竝山岳不移決疑如流去蠹若薰民之戴之
同於慈母故於翠華臨幸而畢致頌詞相與扳留有由然也
今果蒙聖鑒得慰民望賀賀若夫邦有賢大夫吾輩之典型
也原任肅州道沈講喬生前任保陽太守僕宰容邑親承公廉
直方正不爲媵媵下車卽爲民平刑釋冤除煩苛祛夙弊與民
休息聲震三輔旋升肅憲抵肅旋乞休歸敝篋蕭然迄今止谷
二十城戶戶而祝之將百世弗衰公固賢聖之流而僕所尊
禮而師事之者也近日里居屏迹一毫不與外事聞謬承門下
懿好時往干旌且推而登之大雅之列公雖扃戶而此段冲懷
高誼已感同覆載不啻其高且厚矣蓋泰俗故薄崇豪附餒醕
謹之家恆來外侮當事者稍稍加意卽潛移隱消矣僕受公知
深服公教久故述其生平且爲之謝尤冀始終垂注之也臨楮
憑切

讀臺龔卷第七

函

浙江書局刊

復翼城令徐東谷

馬齒漸加徒飽大庾粟碌碌無似末由答聖明方在惡心何
敢言壽僕有親在若得懸言眞緒石髓芳芝可以長生益算者
貽我以奉俾老親住世千年僕亦獲隨定省此上願也茲所來
三七錦地羅等藥乃治外而非治內之物末之用也今吏治率
右僂巧而左忠信蓋悃悃無華眞愛在民而身謝名迹當事者
以爲無赫赫譽輒掉頭不顧彼見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
鈞奇營便不恤其他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效未覩也今
足下來翰曰茶苦自甘僅飲澮河勺水御下從德化不忍輕施
箠楚云云門下此語謂有歉歟然其治已進於古矣倉公醫之
能者也其於病調元氣補榮衛止矣若夫大滑利之劑及所以

助強陽者雖備莫任也蓋以起疴還壯不在是也足下之治能如是尙何多讓焉來卷索書草此付使惟益勵清修以膺循卓
跋于望之

戲答李价藩廣文來詩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飾情通曲膚語游揚也故發之佳詠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遊於燕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勲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爲然之越人則否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越人徐指己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盂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奚有遊燕人迺徬徨駭視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慙前刺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孟君詩之謂矣無已則爲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與澂陽親友勉學書

昔年親教相資切磋闊別以來幾三十載同社良友零落如晨星分岐者列長兄與僕數人耳老人年近七十善飯健步精神有加可幸詩書之氣差強文章風雅日湧如泉字畫行草信筆塗鴉說者謂茲集直可上下千古定難磨滅以此過揚則吾豈敢聊附一二就正有道特以途遙弗能徧具嗣是所出陸續再

呈若云攻苦五更待漏公退未嘗一刻少休五十年來有如一
日伏案之功亦人世之希有也諸親友到此其驚其憐性生若
此樂而忘疲古稱五車乃是竹簡今之冊本殆有過焉生平披
覽庶或近之惜乎老矣多所遺忘聲色宴樂吾命所無以此寄
託頗有意趣前賢講學謂此玩物喪志耽於空寂亦是枯禪遊
心文場胸懷暢適絕無人欲盡是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
敢自詡願以自勵竝勵後人辟若稽田荒蕪不治稷勦不勤焉
望有秋千葩萬卉全資雨露培養灌溉但一霑濡自然鮮妍夫
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勿奈子弟懶惰成性閒遊放曠苟且
偷安德不加進業不加修筆滯墨澀負此流光可慨也老夫迂
闊之談列兄爲勉新進敏敏皇皇學古爲上僕見吳越人士讀
書不分貧富貴賤日日下帷夜夜呻吟大是可畏特吾黨末之
見也昔聖昔賢尙爾惜陰發憤忘食虛度誠愚老母近百怙暈
不能卽歸無物可寄借此攄衷聊當一笑幸與恕焉

復張水若書

吾激火堯清美香冽前讀來教動我遐思但不知足下尙能飲
幾許否僕記當日與五全馬先生一日傾一罈罈五十觔今老
矣僅能飲時酒百餘酒杯杯如小兒拳耳啗肉到可二三觔飯可
三四盃無日不五鼓待漏無日不赴飲至二三更老年詩文字
畫反進每日揮毫灑翰無數詩文一月集一本工拙總不計再
假以年可充棟矣精神力量於壯有加惟鬚髮蒼然爲可驚歎
然六十有五亦是該白之時比之老親九十烏頭又是霄壤言
者心之聲昨歲底過不去作一送窮文附呈一笑則其他可知

官至巡撫少宰而送窮亦是罕稀事近來不特想火堯更想南
豆芋子菹尖馬尖餅餌食米綫龍睛虎皮羊眼細鱗及青蛙抱
玉此皆天上地下無之味鼎烹玉饌吾皆嘗之不及也足下
享此福卽是神仙中人僕徒勞攘一生仍是無下落何用之有
何時得聚首了此燒豆燒芋下火堯緣也小刻手卷聊以伴緘
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幸與恕焉不宣徵士人住醜不可得則飲
燒酒火堯蓋隱語也虎皮
等豆

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效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裸陳萬籟相喧
求其張目能睹聞聲卽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
較目之用則又多舛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
可欺而亂眞者常至是以千聽不如一睹也僕間於鄉人之來

讀書臺全集卷第七

七

浙江書局刊

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澂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有爲此
瑣屑之事於里黨之間乎無也後人人言之曰聽之歎暗之歎
曰雖聽猶暗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聞不過曰
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耳今日無之迺深愧向者相聞之
悞而益信于聽不如一睹也昔有吳中人西行而渡於河梁之
人從傍而指渡處其入舟又切切語以槳柁之具甚悉已而問
之吳人也大梁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
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
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答蘇紳公請講學啟

伏以道始乾元肇開文祖一中之統學宗人極總歸宣尼六藝
之科游夏而還人多紹述唐宋以降代有修明薪垂盡而火傳

水欲窮而雲起識大識小未墜之緒在人自道自成所性之功
及物但存必爲聖賢之志疇無各正性命之原幸得與於斯文
固願安於承教恭維台臺道超四表體備三才非堯舜不陳仰
佐 聖主文明之治以孔孟爲學務登斯民知覺之倫泱泱大
國之風鍾靈光嶽番番格人之訓參贊經綸本立德以著書兼
知言而養氣千秋尙友將起臬夔稷契與同遊四子傳經直充
濂洛關閩所未發聿開來哲端藉真傳弟困勉庸材方隅陋質
自早年而志學粗習章句爲儒由百里以起家僅守絃歌作宰
空羨扶風之帳未辦康成欲窺明道之門尙慚正獻雖曾提衡
眾說曷敢僭擬前賢今來尹和靖佔畢之鄉夙係范希文湯沐
之邑典型具在尙留南學之菁英壇坫斯存爭識蘇門之弟子
從來此地素著聲名何幸羣公共相鼓吹秉大道爲公之摯誼

讀書臺全集卷第七

支

浙江書局刊

一〇六

中令德來教之虛懷俯賜招攜特蒙推挽竊念識非朗拔尤愧
才乏通明非有韓愈原道之書敢矜大叩小叩豈同王褒講德
之論漫勞念茲言茲卽著作之廷心手揣摩猶恐闕而不盡況
講論之頃主賓問答自多偏而未該伏願互相證明切爲指授
主持爾雅全賴此邦大夫之賢誘掖羣倫不失所守先王之道
願陪末座敬跂高軒臨啟可任徠徊嚮往之至

附原啟

彭

瓏莊朝生繆

形朱

典汪

琬尤

侗繆錦

宣錢中諧范必英沈朝初尤

珍周邦鼎許

虬管父才沈

曾願吳

瞻鄒

溶金大成顧用霖施何牧陳景琇王

抑

彭甯求張孟球張如錦顧

燁

伏以天開圖範河洛剖文字之宗道在贊修洙泗會聖賢之
緒治統兼司教統傳心者追道岸之淵源心宗上契儒宗衛
道者窺聖門之美富惟漢人解經而經亾及趙宋言理而理
著奎躔午運人心復旦於唐虞月印川流聖學遂光乎天壤

大極圖表裏先天東西銘源流四勿伯恭成近思之錄明道
有定性之書敬義堂中蕭然玩易安樂窩內聊復吟詩早知
風月無邊傍花隨柳始識鳶魚是道雲影天光凡此設教幽微
緒言總爲維持夫大道然而尋端悅易落言詮說闢繹之
難求寶履白鹿紫陽而後誰是火薪雲巖橫渠之餘無非河
漢狂瀾砥柱誰翼聖真洱水蒼山近鍾靈異恭惟祖臺兩儀
間氣四海眞儒璞玉渾金鑿淵莫名其器盡天乎日奴弱亦
知其名俄以澤國之波靡幸遇神君爲鎮撫熈平水之懦弱
威以鋤強試其刃而有餘靜而理劇固已螟蟻異之炎火豺
狼投之有北矣然而教化之興厥有原本涵濡之道端在命
提茲者吉月之集已宣 聖天子之諭條尤必詎日之良會
聽老先生之講論蒙示 親詣郡翼率先倡講實爲膺光聖教
獲炙薰陶北斗泰山仰老先生之升座劫堂蠡酌慰平里人
之望洋闢異同之義直決藩籬絕幽渺之談快達肺附賢智
知警須力踐而躬行矇警忽開頓得心而明目惟老先生筮
仕容城實在劉靜修講學之地卽孫徵君倡教茲土更接揚
椒山氣節之傳迺老先生痛正學之漸蕪創立書院震木鐸
之宏響提醒人心是試以剗刀猶歸學道豈尊如開府反惜
嘉吉用是綢誠特申瀆請高座揮塵陋旃林蔥嶺之虛無早
比授經鄙苦縣秦園之寂滅聖安賢復無非尙友千古之心
盡性至命要歸返求六經之義或發言證得刻厲比於堯夫
或虛心質疑精思同於子厚闡揚前人之懿行安著之處藉
以立基發鋒虛妄之談因之去鄙聆一日之議論奉終身以

讀書臺全集卷第七

九

浙江書局刊

楷模書紳者賢士大夫窺管者矜佩秀彥韎韐之旅亦問道
而投戈帶穢之徒將帶經而負末實爲轉移風俗之權匪止
潤色太平之事伏望幢檠蒞於學宮無大無小而從邁旌旂
駐於泮水載色載笑以揚休躒立以迎屏息而埃臨啟不勝
翹切瞻戀之至

梁永溥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徐文駒輯

男 震瀾編

卷八

論六首

康熙甲戌仲夏初四日 上召集西苑考試學士 臣 王掞

李柎顧藻及翰林諸臣八十八人

擬理學眞僞論

道猶路也入軌之塗九衢之陌天下萬世之所共由非私也理卽禮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而然也學者效也未知未能而效法乎前人之已知己能非有異知異能也理本自眞

臺壘金卷第八

一

浙江書局刊

4060

學無可僞堯舜授受首揭一中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將以求此中也文王武王緝熙執競亦求此中也孔門言仁言孝兼言中性反無殊之要以貫之之旨也此其道載於六經四書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勿論東海西海南海北海雖羣生之倫蚩蚩之眾皆此心同此理同也無聖無愚無豐無嗇無內無外無斷無續求之本心而自足何有理與學之名眞與僞之分哉奈世遞降而人心漓邪說行而聖緒隱不得不賴於闡幽啟鑰之人於是乎有眞有僞有周秦以前勿論己漢之時其臣如江都相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足與春秋相表裏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闡奧後儒宗之而爲人廉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僞也大中大夫申培以詩爲教謝絕賓客終身不出左內史倪寬事伏生受尙書帶經而鋤以廉退自將博士毛萇善說

詩時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諸儒俱無僞也鄭康成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尙書學問博洽辨論英敏生平學行咸無可議宋儒論說資於漢儒註疏十嘗八九乃以訓詁經生日之噫亦過矣龍門王通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其行也方其動也直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輩所蘊蓄皆具其師一體卽房杜李魏又皆表表於有唐開代未可以僞目之也唐之臣如贈禮部尙書韓愈原性原道師說佛骨諸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發明以佐佑六經其言軻醕乎其醕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愈者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愈一人而已人謂唐無儒何哉諫議大夫李翱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溺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道翱獨求端於性情動靜

讀書錄卷第八

二

浙江書局刊

卷八

之間以發誠明之旨作復性書三篇陸慘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翱何歎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媮末愈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爭四海之惑屢踰屢振嗣是而後天下競於聲偶爲利祿資視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噫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愈與翱之功大也宋之臣如知南康軍周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胸懷灑落霽月光風作易通太極圖標無欲誠神幾以學聖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洛閩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數眞傳者舍頤其誰御史程顥充養純粹清越灑然時擠孟子於法言之後作定性書識仁說倡明絕學發揮六經四書奧旨一時及門之士遂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據其上神宗劄子論五霸之辨使得君行道自有可觀此正

學也秘書省郎程頤天資端嚴學造純慤有功於斯道與兄同
兄德性寬大規模廣闊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
德各異亦正學也崇文校書張載所著西銘推極於知化窮神
東銘嚴覈於戲言戲動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
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
學也洛人邵雍資高識朗所著皇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
易道蓬筮環堵躬爨養親清明坦易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
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造其廬者程顥稱之曰雍內聖外王
之學也就其所造可謂安而且成人但見其明於易數遂以數
學日之殆又淺矣崇政殿說書朱熹前賢稱堯舜之道非孔子
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
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然則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

讀書彙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之大成其揆一也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舉四書六經表
而闡之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
天下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知荆門軍陸
九淵其學求端於心其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所入與朱
熹微有異同丞相周必大稱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時以
禪詆之抑又過矣程門弟子如工部侍郎楊時除書局謝良佐
崇政殿說書尹焞監察御史游酢壽安張繹教授呂大鈞寶文
閣侍制呂大忠太學博士呂大臨諫議大夫朱光庭皆於心傳
有得清德重望皎如日星無一僞者楊時在祭酒疏奪王安石
配享尤爲明勇宋儒如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就人才者首稱焉博羅主簿羅從彥劍浦李侗崇安
胡安國吏部侍郎張栻國史編修呂祖謙建陽蔡元定子沈闓

人黃幹戶部尚書真德秀崇政殿說書何基永嘉陳埴之數子者或與熹爲友爲弟子皆同時共肩斯道有倡子和女之功張栻義利之辨祖謙重遠之思元定明陰陽消長之幾達古今盛衰之理黃幹以志堅思苦之資造明睿端莊之詣於熹尤爲功多漢世讖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苟揚以來孔墨並稱或以爲性惡或以爲性有三品或以爲善惡混孟子七篇例以子書河南二程始起而表章之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闢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闡諸賢之所同爲羽翼者也厥後目爲僞學何耶至於元之資善大夫劉因金華許謙昭文館大學士姚樞集賢殿大學士許衡蘭溪金履祥皆表表者而衡尤著衡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不尙文辭

臺臺金卷第八

四

浙江書局刊

卷八

務實行是則繼朱熹者衡也無僞也明則贈禮部尚書薛瑄其學爲開國一代之冠以復性爲宗表易詩書禮春秋之旨闡學庸論孟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精溯堯舜以來至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悉鑰較寸量而出言言粹美且極廣大包括無遺其言其行昭昭在人耳目此正學也從祀宜也新建柏王守仁資稟高朗天泉證悟良知本乎孟子人以新說訾之非也南贛功烈鉤耀人寰非全體大用本末兼該曷克有此從祀亦宜其門人若徐曰仁錢德洪鄒守益王畿之流有足多者正也非僞也若夫霍州學正曹端之穎異專靜造詣深醇翰林修撰羅倫之奇偉之節樂善之誠粵東布政陳選之孤忠特立百折不回禮部尚書章懋之斂華就實旣博復約處士吳與弼之涵養德性師道尊嚴處士從祀

胡居仁之自任又從祀翰林檢討陳獻章之純正吏部尙書湛若水之深造參議賀欽之默識吏部郎顧憲成倡道東林正學表儀左都御史曹于汴進禮退義內直外方翰林待詔來知德之內篇外篇旨奧辭微贈刑部尙書呂坤之承當嚴毅守正不阿研精耽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如贈太保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尙書呂維祺理學忠節如大理卿鹿善繼皆知學聞道錚錚卓犖於六經四子之書多所裨益稽其生平眞而無僞者也僞學者內無格致誠正之功外鮮修齊治平之用恆言本來無物矣而未免競錐刀恆言萬物一體矣而未免介暱眈恆言戒欺求慊矣而躬修不逮暗行多虧恆言明體達用矣而尙口喋喋措施罔效絕意仕進矣而微衷不可告人不求聲譽矣而名高則欲在己甚至獨行踽踽不可一世持論矯矯未

臺臺金卷第八

五

浙江書局刊

卷八

去伎心終南可以捷徑何妨下帷鍵關清風足以噓物不難惡衣惡食又甚者談王說霸酌古準今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其大者罩天地範三九矣乃徐視其履不厭人心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又比比也如明季附東林者峻其門牆高自標置入者賢之出者排之名曰清議其實橫誣且利以相軋勢以相傾操持國是俾人無所措手足止別門戶罔恤人國究竟未必盡小人者肆其荼毒而僞君子之受禍獨慘尙可言哉其在今日 皇上聖學淵深直接堯舜一中之傳崇正黜浮凡庠序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子之書粹然一出於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又 明並日月洞及幽隱何所容其僞欺夫世固不乏清脩之士若迂腐之儒曲謹之夫旣不合於時宜乃自好而講學或爭理於毫芒之間或互攻於異同之介非禪也

而目之其流弊必禫也而惑之此不過意見之偶偏淺深之異致無關於真也亦無關於僞也

郊祀論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也等威也慎徽而數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嚳祖文王而宗武王按郊所以祭天禘爲宗廟之殷祭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大傳禮不王不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止及其太祖大

禮學全集卷第八

六

浙江書局刊

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而鄭註指爲祀感生帝夫郊止於嚳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嚳配天爲兩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不廢唐杜祐作通典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

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大矣禮經之意豈知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香其羹其器犧尊疏布罍禱杓豆登鼎俎簋籩匏爵之類其籍滿越藁秸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

禮記卷第八

七

浙江書局刊

此而巴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瓠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盡鄭眾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天何可以象求哉又附以緯書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并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

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乎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丘文莊曰明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大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又曰按

禮書金卷第八

八

浙江書局刊

七文

洪武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體也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義起之者歟明初建圜丘在鍾山之陽方澤在鍾山之陰分祭天地一如周禮行之已久風雨不時災異時見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采羣議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做古明堂遺制遂定議合祀乃卽圜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後改大饗殿嘉靖九年夏言疏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乞敕多官集議以求至當中允廖道南曰太祖初年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陰雨之患始行合祀太宗遷都未暇建白禮樂百年後興豈不信哉時蔡昂等四人皆主合祀汪鉉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皆主

分祀命再議於是雜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伸分祀之是名郊祀議隆慶以後復有所更及我國家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我皇上纘而承之有鑒於三代制作之得察秦漢以來雜出之失黜方士之說之非采有明集議之詳神而明之酌而準之肇闢丘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祖宗配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樂律論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邈也精以深也至求

禮臺彙卷第八

九

浙江書局刊

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膚且淺也曰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卽是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心卽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者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而後可以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者也第上古之作樂者非徒備其聲容美其鏗鏘而已也聲爲律身爲度無不本其一代之宏功盛治而得之一一可考而知也自伏羲制音律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之無不施也亦曰大卷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少皞作大淵

言其淵也顛頊作承雲亦曰六莖言其根莖備也帝嚳作大英言其英華茂也唐堯作大章言其德之章明也虞舜作大韶言其能紹堯之德也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言之矣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子言之矣夏禹作大夏夏者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商湯作大濩濩者澤也言能除暴惡護救天下也周武王作大武以其武功定天下也孔子雖歎其未盡善以其征誅革命不若德讓之爲懿也然其稱武者曰總干而山立者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一樂中而備君臣之功德焉成王時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

讀書金卷第八

十

浙江書局刊

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祗出九變而人鬼可禮迨其良也雅樂漸廢淫聲迭起鄭衛之音慢桑間濮上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孔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至秦六代之樂惟韶武存焉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壽人漢興高祖作昭容樂大抵皆因秦舊孝惠更名曰安世樂孝景時改奏舞各殊光武時增廣郊祀九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首命舞明帝時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自是樂凡四品建初五年始行迎氣樂魏文帝時改漢巴渝樂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舞亦改之晉武帝有改齊武帝有改梁武帝思宏古樂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不言改樂之法武帝素善音律遂

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宋齊之制而更定其辭皆沈約所製於是樂律較之粲然有章云陳時並用梁樂至宣帝時詔祀用宋曲宴淮梁樂取人神不離也後主沈荒於酒尤尙聲樂乃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重等曲雖綺麗相高識者知其不永北齊所改奏舞皆魏代故西涼伎其吳聲者皆江南宋齊之伎也至後世別采新聲爲無愁之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及煬帝性耽淫曲搜樂工子弟善聲調者律者三百餘人爲作新聲其聲淫厲而哀又作翻安公子曲卒亡唐太宗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開元中又造三和共十五和焉廟舞則二十又有三大舞曰七德舞卽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所作破陣樂也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因太宗

禮臺金卷第八

十一

浙江書局刊

七

生於慶善宮呂才破之管絃者也曰止元舞高宗所作大祠享始用之元宗時有霓裳羽衣曲此後遞有所更宋太祖改周崇德之舞爲文德舞象成之舞爲武功舞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厥後凡六改焉元初太祖徵用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至世祖時始作大成樂備宮懸鐘磬樂舞翟羽凡用三百六十二人翰林撰樂章各有曲明初卽定雅樂命儒臣撰著樂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先農以享宗廟樂有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迎神奠玉帛初獻亞獻終獻徹豆送神望燎望瘞奏曲各殊歷世無改我國家定制作樂盡善盡美則又超乎前代矣作樂之理貴精於律呂昔者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厯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旣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

謹臺全卷第八

七

浙江書局刊

卷之七

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烽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棼綸乎簡冊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

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玉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繹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卽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可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弗之知魏漢津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弗之知又惡用是呶呶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變古夫黃鐘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術執合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

讀書彙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勗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卽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疇質於厯質諸數莫不胥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卽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

卦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嗷呻皆聞於天而爲八音八律之制以寫之氣氤喻欲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予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事不過一伶官爲之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使難知孔子豈

聖學全集卷第八

南

浙江書局刊

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歌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卽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卽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詭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也倘能知之則禮制固禮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卽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質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卽禮之行也今有

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佛逆聽之者疾首蹙頰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尙其求之心哉

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降之殊人情之僞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也變通之道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卽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故州長有教黨正有教族師有教閭胥有教此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族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卽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

讀書金卷第八

五

浙江書局刊

卷之八

存於不可見故考其行藝而書之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師胥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則在天子亦賓之矣然不特此也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且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哉三代之世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旣選

而用之則不給徭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則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用告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旣爲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於王旣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爲司士或以爲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旣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爲士而大夫而進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旣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今所謂進士者卽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之

讀書臺全集卷第八

六

浙江書局刊

詔而參以王制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紕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帥教之罰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入才之所以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是貢其吏民之賢者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自此始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

取士大略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詔遭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眾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按高祖輕士嫚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頽然少有節概而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人然而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

讀書彙卷第八

七

浙江書局刊

卷八

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信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後亦從而

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儻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後世人情古今一轍也漢有任子之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謂吾子可以勝官而後任之其不

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廕則照品與級於是雖有清狂不慧不辨菽麥之人亦皆與之以官矣宋眞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爲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明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次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閎闊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之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二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制詔舉人不用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三代以前選舉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爲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之疵以爲終身之累隋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

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
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然對義自唐卽
賤其科蓋以區區記問無所取材故也神宗熙寧二年用王安
石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六年頒
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宮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
又黜春秋詆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夫崇甯以後立科造士
之大指咸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
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
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眞以爲六
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雖然制義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
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
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

龔臺金卷第八

九

浙江書局別

卷八

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
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卽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
矣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入股之習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
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
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括帖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
此別無他道也如洪武初年肇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
得已也我 國家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
之亦不得已也由此卽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由蓋天下
大矣人才眾矣仕進之途艱矣智巧之術工矣人情日僞敢於
爲私以徼倖爲黨以相欺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
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
不假試文之事以爲革謬之法卽不得不棘闈不糊名以立祛

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卽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屢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以得人致用而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又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不得已也舍此別無他道也

文論

天地之間有大文焉經之謂也有大原焉道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驕盈放言波蕩故道猶路也範之於大中至正之途而障之制之者也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祀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

讀書彙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九三

木蟲魚州里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原乎大道是以傳之後世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至文出矣論語爲聖人之言曾子子思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亦猶之乎經也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誦酌不迫疵藝也非道也濂洛關閩之書本六經而黜百氏皆照耀乎天壤者也其性仁義禮智信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夔益稷伊傅周公其具道德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此至文也秦漢而下乃有辭章之學多記載講論之文亦有不可少者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表記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

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
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
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
審焉審之無弗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
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於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
與至道之文有間亦可以應時而曲當矣苟氣之不充則破碎
斷裂而不成章審之弗精則乖離錯揉而繁以亂苟體裁之不
正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剟苟律呂之不和陰陽之不合則
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柄不足以爲文矣苟古今人已之不協則
氣沮辭支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數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
不能造其極耳近世又有制義之文制義之文所發明者五經
四子之書亦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
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猶之乎古文也但易朽也過時卽陳也
奈何有以文驕人者以文章眇同輩以才技薄虛聲猶之無佛
處稱尊耳豈知器虛則受滿則不受之理哉吾謂人以今文驕
人何如進之於古乎近而三蘇之文可學也老泉之變化瑰偉
子瞻之雄邁奔放潁濱之汪洋秀傑似可學矣惜未嘗知學聞
道猶是縱橫之習也非其至者也則宋人之不及三蘇者可知
今人之不及宋人者又可知已進之而韓昌黎之文可學也蘇
長公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似可學矣然求其言
聖人之道者舍原道而外無稱焉其發端卽未識仁義道德之
大全至於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無有也若於孔
子孟子或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或孔墨並稱或與楊雄並稱
又謂性有三品亦未嘗知道也非其至也則唐人之不及昌黎

藝臺彙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七文文

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唐人者又可知矣又進而西京之文可學也史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恍惚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班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越尺寸似可學矣然多記事之書揆之六經其氣霸矣但去古未遠猶有醜麗之風雄健之氣然非其至也則兩漢之不如遷固者可知今人之不如兩漢者又可知已況諸君子尤善以文章驕人者也然則遂已也乎曰未已也曷不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盛乎論語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誅箴頌則禮總其端傳紀文檄則春秋爲之根此其道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自治體著則其用自彰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互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若斯之

讀書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文

文未聞有驕人者嗚呼非知經天緯地者何足以語此曷不又進而求之三帝三王之聖人乎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皋陶明刑既有其功矣而拜贊陳謨曰克艱曰舍已曰不矜不伐曰滿損謙益未聞有驕人者伊尹相湯而有天下有其烈矣一曰慎乃儉德再曰其難其慎未聞驕人也周公相成王有大勳矣曰所其無逸曰惟德之勤未聞驕人也孔子大聖曾子子思孟子大賢其言其行著於學庸論孟者概可知已又曷不下而求之周程張邵之諸儒乎周濂溪之圖說湖之於未有太極之先不越乎君子之修人極之立通書文高簡而體淵慤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道之全體煥然復明矣二程子遺書以誠正爲本以六經爲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明道陳治道惟以格君心爲第一

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伯子晚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不過隨問隨答門人爭錄其所言謂之語錄皆正傳也西銘之旨體段宏闊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之義工夫詳密嚴覈於戲言戲動至於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人之求新者莫新於此矣康節之書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人之求奇者莫奇於是矣至於朱子則集羣賢之大成者也其所論著甚多不可以一端名其美以道言之惟發人所未嘗發之理則可謂之新非眾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用子之太極通書張橫渠

讀臺金卷第八

三

浙江書局刊

乙文文

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說有經傳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之所未有者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此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未嘗驕人也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夫古人之文之傳世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足以發之卽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況今之爲文者僞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乎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勞如也家焉而修齊缺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於古樂蹇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語以爲易曉雖麗如相如敏於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焉而已而望有合乎經與道也猶之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

平有虞氏之簫韶也豈理也哉夫文之有功於斯世者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今欲爲文必反其虛驕之氣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家體製嚴而幅尺宏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乖乎物則之宜仰符 聖天子文治大化黜浮崇雅重道稟經之至意風俗美而治功成禮樂興而刑罰措豈非斯道大明之效哉

詩論

吾論文而甚言文之不可驕人矣奈何又有以詩驕人者夫雅頌成於公卿大夫而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勞人思婦之所作也

讀臺金卷第八

音

浙江書局刊

以氓隸女婦所寄託行吟之事今人日習焉而求片語之相近不可得又以出於其下者之樂府近體長短歌行而驕人不亦輕已而羞當世之士乎三百篇勿論已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辨說詭異錯雜而成章皆出於至性忠孝介潔得風人之氣然務以衷情達志絕不驕人所以可傳至漢蘇子卿李少卿所著紆曲淒婉宗風與楚辭未嘗驕人逮及黃初曹氏父子爲之倡劉公幹王仲宣爲之轉嵇阮繼之而稱盛然曹氏之辭總悲流光之易逝歎人生之無幾欲及時行樂耳此風一開晉人唐人往往效尤遂成曠達如蘭亭春夜宴序率皆此意可概見已豈知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風煙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侯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

無纖弗囿無鉅弗涵大而朝會燕享被之絃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譎諫雖名號之或殊而中情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削矣人綱人紀隨其所居之位各有當盡之道無所逃也人人秉燭夜遊世教誰與維持乎此曹氏父子忠孝友于之道全虧良由視樂事之太重也人之無識者論詩首推漢魏視蘇李爲二典視曹氏爲三謨不亦惑乎自時厥後陸士衡兄弟傲子建潘安仁張景陽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法公幹皆以詩驕人者獨陶元亮高情遠韻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直超建安而上不聞驕人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氣骨淵然有西漢風永明而下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尙且驕人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多

臺臺集卷第八

五

浙江書局刊

七

遵徐庾遂致頽靡不振王子安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務欲凌跨三謝蹴駕江薛然溺於久習以聲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可謂挺然不羣之士至杜子美乃集其成而諸作皆廢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驕人甚矣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振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寄穠鮮於簡淡之中陶後一人也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奇興相高大厯之際詩道稱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勢若掀雷能自成家柳斟酌於陶謝之中措辭窈渺賈闓仙偏變入僻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用意尙奇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詩之變又極矣朱初龔晚唐五季之弊迨王元之以

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各有所學可謂詩道中興然習氣已成未有不驕人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夫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祖仁由義可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惟夫篤志之士不係乎世之污隆俗之盛衰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躬出其詞能近於古外感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盎焉而春煦悽焉而秋清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砵砵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者耄乘車曳履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夫何吳趨楚豔而哇淫之詠汨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僉言粵語而俚鄙之褻形焉鶯枝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以熄尙以之驕人吾謂雖李杜復生蘇黃再出不宜驕人蓋詩特一技事耳使李杜得志於時其成就未必能如姚宋況皋夔乎使蘇黃得柄而事其猷爲未必能如韓范況伊周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夫此驕人者上之不能致君於唐虞下之不能致身如禹皋元良喜起乃賡載歌宣天地之情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守先待後淑一世之人心維斯道於不墜而僅僅竊取於文字之間令人目我爲詩人也文人也已負此七尺之軀矣又以之

讀臺全集卷第八

美

驕人不益愚哉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八

讀書堂全集卷八

毛

浙江書局刊

三十八

10505

